讀春秋管見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十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祁　孫善恕賢綸校字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管見此白狄之來非其酋長之以貲來朝乃其醜類之以貨來市也古者於中外之防雖嚴而必通其交易白狄所有如牲畜皮物之屬皆內地所資亦有商賈載其財賄及茶布等以販之其交易皆在邊鄙要隘處主于通貨而不

得溢通人也。周禮地官之屬。有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注。謂奇言異服。爲不物。白狄非其類。與王之國門譏察。則侯之[illegible]矣。所道此襄公之十八年春。而公之[illegible]門有白狄來朝。爲乎來識益。逐魯之販其貨乎。白狄出而亦自以其貨來。於以而不幾使與魯之市人[illegible]判地待之出而致乎於必待之可不慮。爲寇賊姦宄之所由藏乎。觀十[illegible]之二十九年春有介葛盧來魯。不能却。其冬又有介葛盧來魯。[illegible]不能止。及三十年而介人遂侵蕭國。自魯。而潛出哉盜以肆其剽掠也。亦未引爲不遂之明鑒矣。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管見 周禮秋官之屬。天子有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則侯國之行人。無大小之分。當只稱行人而已。再禮記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無中大夫。其餘皆下大夫也。是衛之行人石買。其爲下大夫可知。又諸侯之大夫

為行人。卿有專任，而亦其兼職。故石買先嘗帥師伐宋，而于此復得稱行人。石買也，行人主于通命，衞以石買為行人於此襄之十八年夏，本使至晉。而晉執之，若何。傳說皆指為去年夏衞石買帥師伐曹。曹訴于晉，晉因其來使而執之。不知衞與曹初無隙。伐曹，晉令也。十六年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衞甯殖、宋人伐許。唯曹師不會，晉荀偃乃使衞伐曹耳。夫晉方以不會伐許為曹罪，曹後何能以衞之伐曹訴于晉。且使晉為執其帥師伐曹之石買乎。是必不然。竊意此年春，書白狄來。來至于魯也。白狄介晉之東北鄙，亦於衞之西北。鄙者，前與赤狄為二。晉景公儕以亦狄尤強。嘗宣之十五年，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而滅赤狄甲氏，及留吁。但白狄舊皆從晉伐秦，乃舍之。至成之九年，白狄復助秦人伐晉。十年，晉景公據卒。十二年晉厲公州蒲以其狄敗狄于交剛。即伐此白狄，而敗之也。自是以後，終厲公州蒲之世，立悼公周，與令襄公同年。故元終悼公之世，平公彪嗣，又經二年，為襄之十七年。積之

已二十四年矣其時白狄斂跡豈嘗越境以生疆事乎值此十八年春晉忽聞魯有俾其白狄來者究其來之所自必將假道于衛也而衛何以許之蓋由白狄先以重賂歸衛之關吏使代請于衛卿孫林父及甯殖等亦各有重賂徙欲遷其土物以入中國之市廛與商賈交易謂是為兩利焉耳衛度其貨賄流通財用益裕苟非其物犯禁可無阻也至其人之言語衣服不與華同因以譏其出入亦較易彼白狄不事田作適圖逐末營生何惡之能為乃遂許其款關來告但藉其貨賄之數以出稅即得給之節傳以遠之惟所欲往以是而白狄既入衛境卒至長驅而及于魯懵然此路一通魯有白狄來他國不亦皆有白狄來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寇賊姦宄將于此肇焉覩前之莊閔僖文間狄未始分白狄赤狄而其于晉衛宋鄭齊魯或侵或伐或圍或入無不至唯曹幸而得免狄之為難已甚矣今赤狄雖先滅其得謂白狄之非狄乎又得謂白狄為狄而不能為狄難乎此其因魯之白狄來以罪所自來之衛

衛侯可辭以故。凡年夏衛之行人石買爭晉。而晉遂執之。然石買爭行人耳。豈若孫林父之當國與夫任政之寧殖哉。然。然者一。由石買。則執之非其罪矣。執非其罪。晉侯何以為諸乎。春秋書此。將削其爵而人之。曰晉人執衛行人石買。與前之一年秋。晉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十其例正同。

齊師伐我北鄙

[illegible]見　按此襄十八年秋。但稱齊師而已。則齊侯退。汩不敢更入魯境。亦但稱伐我北鄙而已。則齊師。困。獘。並不敢復圖魯也。力盡。計窮。而強。自遂。張以前三年之四書齊侯兩書圍成。一書圍桃並聯書高厚圍防者。合而觀之。其情畢見。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于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嘗見此年書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晉主兵也。其圍齊之故，為魯之被齊難而告急于晉。四年中凡五至焉，晉亦不獲已而與此役。亦至于會諸侯圍齊而特以同稱，則著諸侯之能用晉令。此猶見其皆無異志耳。可據左傳所載，然其大要以賞[illegible]。蓋其時晉侯之親行，特有荀偃為之先後也。會荀偃先以驚于夢惡，質諸巫皋，巫斷以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荀偃許諾。及晉侯伐齊，荀偃從之，將濟河，乃沈璧以[illegible]神，誓言荀捷有功，無敢復濟。此志誰能道于前。諸侯，公[illegible]、湨梁，其大夫、得盟荀偃，必為之首。令將會師于圍齊。諸侯皆從晉侯，諸侯之大夫亦必皆從荀偃。是即所謂同矣。又[illegible][illegible]諸侯之會，師既集于齊西之平陰境，而公[illegible]引[illegible]于以告晉侯，請帥車千乘，自其鄉而犯齊東之泝[illegible]所界，進遂[illegible]溯，則與晉及他諸侯之師入自齊西平陰

[illegible]鄰之城下。而合圍之。是亦即所謂圍矣。以攻其國。齊兵來則伐雍門之荻。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焚又伐市中之竹木。以焚東郭北郭。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光扣馬止之。弗聽。及抽劍斷其鞅。乃止。然亦茫無籌策。徒倚齊之都城素固。難闕之者盡燬其郭。而未能遂入。齊侯卒幸得免于執獲而已。他若都城以外。紀十二國之卒徒充斥。殘咬殆將過半。今見于俘者。起西之入平陰。進而攻激。克京茲。克郝。圍盧。越齊都。東伐及濰。及沂。乃返。其間之吏民。不並遭其殺傷俘掠。不可悉指。然則齊侯雖不失國。而亦不可以為國矣。嗟乎。齊靈公以國霸骨。屢伐魯國。遂至力盡。計齊之慘已甚。實由晉合諸侯以同圍齊。齊言為魯報怨。齊地皆望風瓦解。獨餘一都城不潰。使齊侯危而獲安。念此困辱。衰頹不足以霸而轉溯于亡。能無恚憤。欲死也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管見前成公十三年五月晉厲公州蒲會諸侯伐秦曹伯廬卒于師春秋書之盛闕其身死于外而太子之在其國者亦因以被殺也殺太子者爲誰即曹伯廬之庶子負芻也太子殺而負芻遂自立爲君則亦居然曹伯矣至成公十九年晉侯會諸侯同盟于戚乃執曹伯負芻歸于京師又從于十六年釋之而令曹伯歸自京師是何能正其殺太子而自立之罪乎值襄公十八年冬晉平公彪以魯故而會諸侯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春秋書之其辭與前曹伯廬同意則深幸負芻之卒于師直如晉令諸侯以同圍齊道亦得並討曹伯負芻之罪而使離于亂軍以隕命也云爾豈復閔其卒于師而與前之曹伯廬一例論哉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管見前襄公十一年晉悼公之會諸侯伐鄭既三駕矣及會于蕭魚鄭從晉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其情態未得舒也

[illegible]子審卒子康王昭立將纘先君之業豈得不[illegible]戰於鄭乎及茲十八年冬十月書秋書公會晉侯宋[illegible]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即聯楚公子午帥師伐鄭薛氏季[illegible]以知楚興是役者門鄭伯之出之其說殺衛為先益鄭[illegible]晉師及諸侯之師同圍齊楚度其國內必虛乃及[illegible]閒以伐鄭志欲攜其虛以期于必克焉耳然鄭當扶男以衛防謀戎倫以戒不虞國鄭小而仍強當是之時使[illegible]鄭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同圍齊亦有子孔子展子西宮共閣以守國小雖不敵以輕戰嘗楚小而強亦終能以[illegible]所拒楚也彼公子午之帥師伐之卒何嘗得心[illegible]鄭哉其但書伐鄭則楚為無功而還可知。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詳見杜氏[illegible]即[illegible]半、國、齊之、諸侯、也。孫氏復曰、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祝柯杜注、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案禮記武王封黃帝之後于[illegible]即此也。漢為祝柯縣。唐改爲城縣。令長清縣豐齊鎮北。[illegible]故祝柯城。改祝柯在今長清縣北之禹城縣、距濟南府一百里。前由武王以封黃帝之後、但名祝耳。度其後爲齊所并。故增一字、爲祝柯。歟、昨十八年冬十月、晉會諸侯同圍齊。踰令十九年春正月。自圍齊還。而復以諸侯盟于齊地之祝柯。若則爲十七年冬、邾子華伐我南鄙。公訴于晉侯。其時邾子亦與圍齊。乃即爲是盟于。祝柯。以執邾子也。其事與前十六年春因會于溴梁而執邾子[illegible]

二月。

晉人執邾子

吾見[illegible]公羊公穀[illegible]立四年。初既執邾子經于溴梁。今復執邾子告于祝柯。[illegible]知、做、效、覇、封、絕、不、顧、遵、犯、王、章。故春秋並

[illegible]人[illegible]至此執邾子而不書以歸[illegible]之[illegible]邾
子[illegible]之[illegible]既以歸則令之于祝柯而執邾子[illegible]能
不復以歸[illegible]必以歸則不必一一書再書可矣省文也若
使[illegible]令[illegible]于而不以歸即于祝柯釋之觀下書公至
自伐[illegible]其盟祝柯之諸侯不作主魯也
魯將何[illegible]而遂得取邾田自漷水哉

公至自伐齊

管見[illegible]之同圍齊而不言伐此書公之至
自伐[illegible]而[illegible]同亦省文也互看而其義自完

取邾田自漷水

管見[illegible]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
縣入泗[illegible]縣漢縣北齊省湖陸即湖陵在今魚臺縣東
北[illegible]考[illegible]紀志泗水出陪尾山西流經曲阜貫兗州府
城[illegible]水入于泗則自其南來矣而兗州南境其合

鄉之為漷水所出者。雖舊為漢縣。亦未詳。又兖州山川類並無漷水之名。殆以其源小而流短。故從畧焉。竊據經求之。既云取邾田自漷水。是係漷水于邾。而著其源之發自邾矣。漷水所發有田屬邾。與魯之南鄙接。因只言取邾田自漷水。而深谷漷次以至魯之南鄙而止。不言可知。再魯之取邾田[illegible]存。漷水以西。觀後哀公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彼為漷東田。此非漷西之田而何哉。至于發明此條正旨。高氏閌曰。書取田于至合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而非諸侯取之者。所以尋罪公也。瑯氏玉曰。傳稱疆我田。蓋魯人以正疆為名。而妄取邾田。故汲其疆田之說。特正其取田之罪焉爾。二說皆不泥于傳。較為得實。當從之。

季孫宿如晉

前見自去年冬十月。及今年春正月。晉既會諸侯同圍齊。報以諸侯盟祝柯而執邾子。皆以魯故。故公使季孫宿如

晉所以□其取邾田自漷水。非晉令也。魯倚晉勢以清疆南而□於桐漷水之田。田為魯田。而沒于邾。若其取之也。與前此公二年。會晉伐齊。收齊師于鞌。而魯得取汶陽之田□之。則此季孫宿之如晉。以為且拜取田。彼田之實非魯田而為邾田。晉亦何能深辨此。而依此則有以正之矣。蘇八轍曰。取汶陽田。不言齊。魯地也。此其取邾田自漷水。以田係于邾。豈得為魯地哉。

葬曹成公

葬見昔成之十三年夏。書曹伯廬卒于師。閔之也。是年冬。書葬曹宣公。亦有致閔之意。蓋驚其死而送及亡耳。非襄之十八年冬。書曹伯負芻卒于師。快之也。今年春。書葬曹成公。亦有稱快之意。蓋斥其死則早應埋耳。

晉及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非見去年冬晉合諸侯同圍齊衛侯剽與焉今年春公方至自伐齊則衛侯剽之至衛亦當同矣未幾而夏彼衛之孫林父忽又帥師以伐齊夫豈衛之志哉是當由齊先伐衛以謀報其會師圍齊之怨而其借以與師之名亦必聲言欲納前此來奔于齊之衛侯衎耳何以見之襄公十四年夏衛侯出奔齊此衛之孫林父逐其君衎而立公孫剽也是年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亦本衛孫林父欲倚晉勢以定所立之公孫剽故為戚之會而以晉士匄主之者于茲既五年無變局矣而齊之以報怨伐衛輒稱納衛侯衎則公孫剽之立卒何以能定耶因是而既有夏之衛孫林父帥師伐齊拔復有秋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皆以為其所立而定之公孫剽也晉士匄于秋侵齊侵則必入其境故至穀若衛孫林父之夏伐齊不言所至則是齊來伐衛衛孫林父帥師伐之其伐之仍在衛境而非入于齊以伐之必可知矣然後秋但書衛孫林父帥師伐齊不書齊人帥師伐衛

者爲其代衛而假納衛侯衎以爲名不當
直斥爲非而終不得遂信爲實當從畧耳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愚見齊侯環卒經書秋七月辛卯傳稱夏五月壬辰爲之
說者謂是太子光定位而後赴非也即就傳求之齊侯疾
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則當齊侯未卒而光之位已定
矣何待三月哉且使其定位果以三月赴亦必從齊侯環
之卒日也其可以夏五月之壬辰而易爲秋七月之辛卯
乎總之經傳之異辭者自月日而外亦多有之如本年春
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作祝阿此秋七月齊侯環卒公作瑗
及于八月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公作喜皆與經不合則獨
以經爲主而已他
可存而不論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管見】衛孫林父之師師伐齊伐其來納出奔于齊之衛侯衎耳。齊師退而孫林父所私結之晉士匄亦帥師以助林父。則復從齊師之後進而侵齊國已至于齊之穀矣豈欲遂以師還哉俄而聞齊侯卒乃還非誠謂古之爲師不伐喪也以爲齊侯卒雖復主納衛侯衎者自是衛侯公孫剽終于得定而衛孫林父之立之亦當有以卒成其志矣故晉士匄揔知其可以遂乃還也其意實專在衛而于齊之喪固漠然已耳。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管見】三桓之族仲氏始自慶父以奔莒不書卒其子公孫敖亦奔莒後莒卒于齊齊人歸其喪夫豈卒之正哉至宣公九年夏經書仲孫蔑如京師其名始見自後事宣歷成以及襄居位四十七年既未嘗以有罪出奔而亦不聞其狃政權兵柄以啟無君之漸也則今襄十九年之秋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此蓋棺論定之時固當不失其爲賢矣然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學曰魯之仲孫氏至蔑而始書卒蔑之後為仲孫速為仲孫羯為仲孫貜為仲孫何忌皆與季孫氏叔孫氏世執魯政春秋是以謹志其卒以見其父卒而子繼者延[illegible]左世而未已所以譏世卿也按此條書曰亦未嘗不兼[illegible][illegible]意故並錄之

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殺之此襄公十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左傳云初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後必悔之齊侯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注謂廢而徙諸東鄙然去年為襄公十八年其冬十月晉合諸侯之師同圍齊為魯報怨齊侯懼將駕而走郵棠止太子光抽劍斷鞅乃止亦見于傳然則太子光何嘗先為齊侯所廢而至于

衆狀哉令取傳辭之能合者彙次之蓋齊侯之欲廢光一立牙雖嘗許戎子之請亦猶自度其尊固方長可姑置徐後圖耳值去年冬之諸侯同圍齊者晉主兵齊侯大挫魂不勝恚憤亦無若晉何旋于此年夏借端興師以制釋憾于衛衛孫林父帥師伐之實因衛之有齊師也而春秋但書曰衛孫林父帥師伐齊一若齊師之茂有者然從可知齊師之開風反走使齊侯聞之益復恚憤欲死矣因是亦齊侯之疾暴作勢甚危其所嬖之戎子以公子牙侍左右亟請立以為太子齊侯諾其心捻知崔杼私于太子光乃而名其大夫高厚入受顧託使宣命于朝廢太子光立公子牙為太子即令高厚傅牙並以夙沙衛為少傅于時崔杼必陰匿其既廢之太子光而高厚則居然翊輔其新立之太子牙矣然而牙豈光之敵乎高厚亦豈崔杼之敵乎機而為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崔杼遂奉太子光即位為右長之君是月光執公子牙于句瀆之邱夙沙衛奔高唐以叛八月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其室此殆當時之情

書杼弑其概于傳者至論此條書法張氏洽曰殺高厚[illegible]罪討也然杼雖擅誅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程氏端學曰此齊光既立之後崔杼與光共殺之故以圖殺而又以殺其大夫也汪氏克寬曰微崔杼之力莊公固不得立與杼殺高厚慶封討風沙衛明年復使慶佐為大夫而誅牙餘黨崔慶自是專權而射賊之禍兆于此矣按三說推闡詳盡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已見左傳首稱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子孔即公子嘉也其為政專則上偪其君此為鄭伯簡公嘉之所欲殺矣其殺公子嘉者傳又指稱鄭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遂殺嘉而分其室既殺鄭人即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從可知公子嘉之專上偪其君亦下陵其同列而子展子西之欲殺之其心與鄭伯同而鄭伯亦復陰謀于子展子西矣故春秋

稱國以殺。前書齊殺其大夫高厚。見殺高厚者。不但由于伐杼。此復聯書鄭殺其大夫公子嘉。亦見殺公子嘉者。不但由于子展子西也。至于高厚及公子嘉。皆不削其大夫豈謂其無罪哉。高厚公子嘉信有罪。而齊鄭之君若臣。並行其私謀。而非以正王法。則不沒其所殺之為大大。彼齊鄭專殺之罪。亦因以昭揭云爾。

冬葬齊靈公

管見魯與齊為讐。又何為而會其葬。因乎晉也。此年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晉士匄帥師助衛。比及衛師。而齊師已退。晉士匄復帥師進而伐齊。至穀。亦欲齊知衛有晉之助焉爾。而適于穀。聞齊侯卒。則度齊師將不復出。而衛必無患。其至穀之師。既得以侵示威。亦可以還示德。于是并言古之為師不伐喪。晉師亦倘佯。古之道也。乃還。由此以推。晉不伐齊之喪。以示德。尤當會齊之葬。以示禮。其事因相從者。魯以晉為倚賴。必視晉為轉移。晉方欲與齊平。而

會小與齊豈得終與齊讐而不會其葬乎然則
此年冬之葬齊靈公其爲魯之困于晉也甚矣

城西郛

〔管見〕汪氏克寬曰郛乃外城此云西郛蓋國之外城之西郛也此說是也以前十五年春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將以邑名係之所以別于鄣也然則鄣城之郛只舉其方西可矣攷寰宇記云曲阜古魯城凡有十二門東二門其北名上東門左傳定八年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城文公伐及居于東門之外即此也其他不關記從云古魯城西有五門第一曰鹿門第三曰稷門左傳言臧孫紆斬鹿門之關以出亦言莊公謂國人蒙能投蓋于稷門即此也可考者幾于半矣然當鄣之西城一面而列五門仍恐未確記又引魯國志云古城凡有六門皆西有三門最北若名萊門左傳哀公六年齊陳僖子乞使召公子陽生于魯將立之陽生偽而見南郭且于諗稱嘗獻馬于季

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注云、萊門、魯郭門也。次南第二門、名石門。論語子路宿于石門、注云、魯城門。呂氏春秋曰、宋有桐門、魯有石門。即此也。南面有一門。無名。北面有三門。最西者名子駒門。左傳襄十一年、獲長狄僑如。埋其首于子駒之門。注云、子駒魯郭門。次東二門無名。一據此推度、啓國志以為魯城七門較為近、之其統稱東西有三門。雖未經別出、就為一門。孰為二門然、魯在東方。凡中夏諸國。皆在。其西。則魯城之西門。為當得道合。有二門。為最北之萊門。及次南之石門矣。門之外有郭。亦謂外城。郭不別立名。知魯城西之有萊門石門共然。則通。謂之西郭而已。並論所由城西郭之故。左傳謂其雖齊甚有然者。去年冬晉會諸侯同圍齊。齊都極危。凡以為可攻也。然豈得忘情于魯乎。是知公以今年春至自伐齊。雖若云館、復怨而構怨、深矣。不能以無惴矣。但其民漠齊而城西郭以為之備、亦自知之當齊。而知。歟為城之於郭。所以備甚重耳。左傳敘當備齊國齊者。初伐

雍門之萩。焚雍門。及西郭南郭。旋從伐申池之竹。〻焚東郭北郭。一皆齊都之郭也。雖當極危。而其城卒保。則亦恃其郭之為郭。雖遭焚而不及。空仍可恃以固耳。故公至自伐齊。即議問魯郛之城郭而城之。惟西郭適當其役。乃以其冬城西郭也。城非側栽將事增修。以古城西郭則他郭之完固者。為知所若大春秋之例。凡城必書。亦稍知設險守國有弗獲已者。特概加之譏。貶譏惟不没其事。使有國者念其有此勞費。亦當于他端為之節用以愛民也。况此襄公十九年冬既城西郭。又繼以城武城。共一書再書之意。所以示譏者益深切矣。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管見 柯杜注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亭。所指殆未為確。考莊公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濟北東阿。即齊之柯邑。今兗州府東〻縣是已。此襄公十九年。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其地當同之。晉士匄何以至柯。由晉平公彪將于

明年夏會諸侯盟于澶淵。冀得齊侯與焉。故先使士匄如齊。及柯而止。別使其從行之介入齊都。以晉欲平齊之意達于其執政崔杼。即緣崔杼以達于新立之齊侯光。俾齊之于晉。自是釋其去年同圍齊之怨。而來會于明年之盟澶淵以斂好也。晉士匄則待命于柯耳。此年秋七月。齊侯環卒。其時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穀與柯並在今於阿縣于至穀而聞齊侯卒。乃還。既假不伐喪之義以示德于齊矣。及其冬。葬齊靈公。而晉以士匄至于柯。猶是前還師于穀之近境也。因是約與齊平。而定澶淵之盟。齊必從之。觀傳敘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首稱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則齊侯已許平。而並許後之親會。其盟者由崔杼。致命于柯。而士匄復恐齊侯之有變志。乃及崔杼盟于大隧。以堅其約也。然此但見于傳。而經則從畧。以明年夏六月書晉會諸侯盟干澶淵。而齊侯亦與其會盟。所由來必為晉士匄之蹟遁于柯。以成之。固不言可知矣。至于晉士匄在柯憑之叔孫豹必往會于柯者。則季孫宿之所使也。晉

年閒借晉之力以敵齊衆之難鄰于晉侯必許我之彼晉卿士匄為執政適以奉命至柯柯介齊魯之交魯之正卿雖不須躬往會之亦安得不使他卿如叔孫豹者為之代致其殷勤也哉此亦當日情事之所有者但須認定何屬齊邑乃為得解若泥于本條傳注謂魏郡內黃東北有柯亭內黃屬今河南彰德府志載春秋時為晉之東陽地距齊魯並遠彼晉士匄之至于柯將因以結齊也既不能遠居晉境以待齊命矣若叔孫豹之會晉士匄于柯特借以集晉耳又豈能遠赴晉境以就晉使乎

城武城

晉見魯南鄙有費邑以賜季氏今兖州府之費縣是已通典云費縣有古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明一統志古蹟類亦云武城城在費縣西北七十里即子游所治之邑然則此襄十九年之城武城左傳亦以為懼齊與城

西郛同。殆未審耳。杜注附會其說。謂武城在泰山南。亦龜統無着。按此年春。諸侯既伐齊而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爲邾之伐魯南鄙故也。公自伐齊歸。遂倚晉勢。取邾田自漷水。邾豈得不圖。有以取魯田哉。邾在魯南鄙之西。費在其東。而武城介于費之西南西北。則其地之相錯。必有與邾毗連者。邾苟欲取魯田。勢將不得不有事于武城矣。于時季孫宿專魯政。因竊謀魯之南鄙。用戒不虞。亦兼謀家之私邑。克謹外敵。乃乘晉之執邾子。而未得釋。輒因冬之城西郛而並城武城也。城西郛爲備齊。城武城爲備邾。須分別言之。惟其城之者。皆事增修而非創築。是則同。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管見 向爲莒地。則此仲孫速之會莒人盟于向者。魯之志也。計自晉平公會諸侯于湨梁。執莒子邾子以歸。自是而

莒師之不至我東鄙者及五年矣其附莒子雖將自君將師于魯之怨庸能已乎度非使一世卿至其近邑以就盟于莒子而魯之與邾終不獲寧也且邾子悼與莒子同執于晉是年之得釋亦當同之值十七年春邾子牼卒立邾子華其冬復伐我南鄙欲報前邾子被執乎晉之怨賴晉十九年晉盟諸侯于祝柯再執令邾子于魯科因以取邾田自漷水南鄙始安然魯受晉之德為已深而其構怨于邾亦不淺矣比及冬而有城武城之役夫非以備邾乎設使邾怨伐我南鄙而莒復乘此釁以伐我東鄙則魯之兵力分必將不敵故以此二十年之春正月使仲孫速如莒及向即使期以是月辛亥會莒子于向而盟之至期莒子受盟經稱莒人者耶之耳其實則為莒子非他人也既盟莒而莒不黨于邾則魯無莒患遂得為之專力以待邾矣觀于明年秋仲孫速帥師伐邾此非首兵乃應兵也然春秋但書仲孫速帥師伐邾而不先書邾人帥師伐魯是以魯師掩邾師而見邾之無功而還即寓于不言之內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見澶淵杜注衛地在頓丘縣南水經注浮水故瀆上承大河于頓丘縣而北出東逕繁陽故城案浮水即澶淵也繁陽故城在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古頓丘約畧在濬縣之南漢元光三年河水從頓丘東南流既而決瓠子今瓠子故城在開州西南二十五里則澶淵之地可以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當之盟于澶淵晉平公為主欲以繼前悼公之盟于雞澤而稱霸也雞澤有王臣單子與焉必假王命以為盟書用殷同于天子之國以盟其不協之禮故書同盟以着其僭耳至此齊公會晉侯次齊侯猶是前雞澤之齊世子光也班在諸小國之後繼晉侯進之而始得

定[illegible]伯。僖令會澶淵而宋已立為霸侯矣則衛[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可以一視乎。又新盟有宋公衛侯鄭伯無曾何
[illegible]無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該當盟于澶淵
[illegible]以致悼公[illegible]之會諸侯為加致也。然未嘗引
一[illegible]單子者以[illegible]則無狄大子以令諸侯之罪
[illegible]自[illegible]主。憑族大以有[illegible]侯為私盟之罪而已。此所由但
[illegible]于澶淵而不書
[illegible]于澶淵也與

秋八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illegible]此年夏六月晉會諸侯于澶淵邾子與焉則知去年
秦晉人之執邾子于祝柯者治不踰年而釋之矣及既盟
澶淵而公以其秋至自會邾子亦嘗至自會也比至而亟
謀伐魯欲報其取邾田自漷水之役是亦必搞魯南鄙之

武城道郳者而取其田矣而魯則早備之設城其城以資拒郳尤當治其軍以待擊郳也豈當不[illegible][illegible]未戰而郳師驟至使仲孫速帥師伐之前十六年秋齊侯圍成傳稱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齊師遂夫速以勇聞于齊則當此年秋之師師伐郳宜若曰無郳師者然也因是而郳人遇之亦不戰而走仲孫速驅之出境遂帥師以逆故春秋只書伐郳而止不更綴以他辭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管見按左傳稱蔡公子燮爲司馬欲以蔡背楚與晉乃謀令文公中嘗有言曰先君莊公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後以畏楚不能行而卒及景公而[illegible]于茲矣景公爲文公子公子燮亦當爲文公子故欲[illegible]

然而前棄繼踐文公申之盟以成其不忘先君莊公之無

惡者也公子燮以何爲專兵其權重苟其謀慎則用之寵

法誅之矣倘得其黨公從而殺以利蔡也餘不能禁於大

夫亦何殺有其黨減國是而蔡之惡燮者衆與謀誅遂有

人焉何則變起不用衆而手刃之則已殺其大夫公子燮

矣公子燮雖殺之乃蔡之公子履耳履亦以公子稱則

皆屬文公申之庶子與景公固爲兄弟也又注先以公子

燮爲莊公子且以公子履並出自莊公而指爲燮之同母

弟皆未爲確至其殺公子燮之即爲公子履何以知之前

文公六年冬春秋聯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

奔狄狄見殺陽處父者即爲狐射姑也此年秋復聯書蔡

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其書法同則其意旨

亦必同矣但彼狐射姑之出奔狄特以逃晉之討故也此

公子履之殺公子燮以其欲違衆從晉而殺之則雖不出

奔而蔡必不討然公子履猶自出奔楚者殆因殺背楚之

公子燮足以取悅于楚則後之倚楚勢而歸國並足以求

訴于蔡也與術者此年秋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適與蔡公子履之出奔楚者同時而春秋亦聯書之左傳云陳大夫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將發其政乃譖之于楚曰與蔡司馬公子燮同謀請其并欲與晉以沂遊也楚人乃討責陳公子黃出奔楚將以自理其誣此與蔡公子履之出奔楚雖不同情而陳之二慶鄭讒蔡公子以之禍以移諸陳侯之弟黃別其端固有相因者矣雖傳于公子履之出奔楚以爲與燮同謀而遂死未免有誤而其于公子黃之出奔楚則其如楚以辨慶虎慶寅之愬則正得其寔也觀此終之二十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不亦可合參而知其本末哉

叔老如齊

蒙齋王氏曰齊屢侵魯及澶淵而始平今叔老之聘欲固齊好也此說得其情矣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晉見諸侯之以聘通好常禮也例不使其正卿如此年秋之叔老如齊是已若季孫宿為魯正卿而其冬以聘如宋者非由公命而自請行其欲通好于宋公成者甚淺其欲結交于宋卿向戌者深也前之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且尋盟以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此上不向戌之所自今于季孫宿矣至茲已歷六年季孫宿豈不思固事知宋以布誠由于向戌也哉從可知此年秋叔老如齊其冬書季孫宿如宋只各據名氏以核所職任叔老非正卿而劾奔走其惟奉公事則無譏季孫宿為正卿而輕舉動其兼行私意則有譏矣獨其示譏意微尤當取季孫氏之往事參之前成公繼宣公立魯之季孫行父與宋之華元並以正卿執政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八年春宋公

又從華元來聘晉為議婚也。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胡傳謂致女使卿非禮也。魯顧能以失禮強行父乎。亦由宋華元來聘者再遂與季孫行父相結而行父亦欲假如宋致女以固華元之交焉耳。據此以推今季孫宿之借端如宋雖與其父季孫行父之如宋致女事有不同而其意之欲固私交或為親宋華元或為親宋向戌者則前後一心也。此亦并為春秋所譏復何疑焉。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illegible]晉自襄公三年晉悼公會諸侯同盟于雞澤遂稱伯諸侯朝[illegible]諸侯主之禮故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自晉始朝也自後之朝有不待五年無過于五年者故八年春正月公如晉夏公至自晉再朝也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

[illegible]月晉三朝也。以悼公年平[illegible]以襄之二十年。[illegible]
[illegible]淵之濮悼公之伯業。而公亦以為伯主。而朝之
[illegible]年春正月。公如晉。夏公至自晉。與前[illegible]
[illegible]此則但公之不能已于此行。亦由盟[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為魯款急。而晉能使同圍齊。繼之盟祝柯。[illegible]于
[illegible]取邾田自漷水。非晉之德故。既前使季孫宿如[illegible]拜
之[illegible]此年春正月。公如晉。復念晉侯之。以伯威行
為[illegible]獨。及于魯。乃必親往。拜之。而後即安也云爾。

[illegible]其以漆閭丘來奔

[illegible]漆閭邾杜注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
北[illegible]閭丘[illegible]縣北有漆城。即漆鄉也。顯閭亭即閭丘。
[illegible]庶其為邾大夫。安得兼有漆閭丘兩邑。攷此後二年。
[illegible]之二十三年。其夏書邾畀我來奔。注。稱畀我為庶其
之黨。則[illegible]竊邑叛君之罪。然則邾庶其之邑。為漆邾畀我
[illegible]邑為閭邾[illegible]以漆閭丘來奔者。獨邾庶其一人至魯。而

爲昇我使守其二邑於邾焉耳是時公猶在晉傳特謂守臣季孫宿承于庶其之竊邾邑以來輒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此于魯則擅命無君于邾則主藏納叛季孫宿皆悍然爲之而不顧道自料邾之漆閭丘必將終屬魯再後敗後之邾昇我來奔以思其故是殆由邾子之有嬖于庶其而殺之而昇我遁乘其間以逃耳彼所爲漆閭諸爲不循然邾邑哉季孫宿執政于魯惟所欲爲如今之納庶其而利其土必歸虛妄及當昇我以才身來奔又將[illegible]

[illegible]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管見　昔晉昭侯封其叔成師于曲沃靖侯庶孫欒賓相之成師號桓叔其後益強盛至武公稱遂并晉地而有之欒

都冀今平陽之冀城是已冀都舊名唐其桓叔所封之曲沃地大于冀矣有覲以賜欒賓之後為食邑者故欒氏世居曲沃自魯成公以來欒書初見于經次則書子欒黶又次則此稱欒盈者為黶子也以今襄公二十一年秋出奔楚其出奔之故據左傳云欒黶娶晉士匄之女曰欒祁生盈襄十四年匄子士鞅與黶從伐秦黶弟鍼恥于遷延無功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怒士匄欲殺鞅鞅奔秦後歸又與黶子盈同為公族大夫仍以先之亡也怨欒氏而與盈不相能及欒黶卒欒祁與室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討乃愬于其父士匄曰盈將為亂恐害于主士鞅為之徵欒盈好施士多歸之士匄畏其多士也信之乃使盈城晉之著邑而逐留盈出奔楚士匄遂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師羊舌虎叔羆因伯華叔向籍偃皆晉大夫技士氏之與欒氏以婚媾而成仇讐則逐一欒盈猶可言也若晉之諸大夫士匄輒殺其十人因其三人而晉侯若罔聞知惡可信乎且先之言欒祁好淫書搢

亦恐近誣唯中稱欒盈好施士多歸之是蓋其所憑以植亂黨者與再觀之國語所載與左傳不同則獨謂欒盈之出奔楚由晉平公用其大夫陽畢之言而逐之當以此為得其實國語首稱平公六年即左襄之二十一年也乃實指名其大夫箕遺黃淵嘉父作亂初不詳其所因必為其黨于欒氏欲為欒盈將恐于士匄及鞅使欒盈偽不知而無與于事惟率其黨以攻士氏于其居耳而士氏能殺之乃不克而死其不至死者尚有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皆晉大夫及後冬十月會于商任以錮欒氏左傳亦列數之于時晉侯閉亂其于亂黨之不至死者能無議逐也哉乃即語其大夫陽畢曰自穆侯以至于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恐及吾身若之何唯彼陽畢者前蓋私于士氏之匄鞅父子而欲助之以逐欒盈者也故對曰逐羣賊而亂本猶樹難必不已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國之威權在君君能擇賢人之後有常位于國者而立之亦能擇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民心知其欲惡則莫思亂

矣令夫欒氏之謀晉國者已久欒書實覆宗而弑厲公以厚其冢若乘此亂以滅欒氏則民威而國可安公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罪如之何陽畢曰凡正國者將為長久計必使其權之行遠也若欲行權而役以私恩隱蔽其有罪者則權隱于私何以行政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君其圖之因是晉侯許諾盡逐羣賊而使中軍尉祁午及陽畢適曲沃而逐欒盈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管見〕日有食之其于一年而連月見者惟今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與夫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耳日食以失常此為尤甚矣春秋書之凡月之朔日及朔日之于支皆不若他歲之間用省文則亦因數詳以示加謹之意也與

曹伯來朝

管見曹伯武公滕以襄公十八年嗣父負芻立二十年晉會諸侯盟于澶淵公與曹伯皆與則既見之矣及孟二十一年冬而來朝其殆因澶淵之盟以圖修舊好于魯與魯自文公十一年書曹伯來朝十五年又書曹伯來朝皆曹伯共公之子文公壽也壽卒子成公廬立以象成公之七年來朝至十七年而從晉伐秦曹伯廬卒于師其庶子負芻殺世子而篡立晉以諸侯同盟于戚執曹伯負芻歸于京師後復自京師歸在位閱二十三年及今襄公之十八年冬十月會晉侯同圍齊亦卒于師其前未嘗有以曹伯來朝書者子成公滕立忽以此年冬十月來朝則謂其念先君負芻之于宗國曠禮乃因諸侯之邦交有世相朝之制遂欲將幣于魯以纘修成公中斷之舊好焉可也春秋書此豈善之耳汪氏謂曹武公即位三年而來朝是喪罪入見天子之時也不朝于京師而朝于魯國曾是以此其

譏乎。然曾無所畏于魯。而亦朝之。何能覓決其下明王耶。凡諸侯之朝君朝王。本為常禮。經文簡約。于常事例不悉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管見此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凡在去年夏之盟于澶淵者。僅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不與焉耳。左傳云。會于商任。錮欒氏也。秋欒盈出奔楚。此後謀有以錮之。將如之何。按國語稱陽畢之欲晉侯滅欒氏者。誅滅之也。以晉侯不能忍。乃曰君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羣賊盈之黨也。倫理也。繼曰厚戒箴于國以待之。箴猶勅也。待備也。繼又曰彼若求逞志而報于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少輕也。其卒則曰。

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寄托之而勸勉焉此謀所爲錮欒盈之黨耳而其用以錮欒氏者亦猶是矣許氏翰曰欒氏之出皆以權門私相忌怨而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士匄及鞅之積憤必欲欒盈無所容于世故及年餘而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凡皆以私敗公致與禍亂是爲古今之大戒也商任杜注地闕按明年冬之會于沙隨亦爲錮欒氏耳沙隨宋地在今寧陵縣西六里屬河南歸德府意宋都商邱亦或有別邑名商任者與沙隨俱在其境內也今晉以錮欒氏而會諸侯不亦當同定其所于宋地乎又路史國名紀任國本黃帝之宗倉頡當爲任大夫春秋時屬晉邑今邢之任縣是已任姓後分十六國亦見國名紀豈此外更有封于宋地而號爲商任者與是不可考矣附論于此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管見〕高氏閌曰。此叔肸之孫。聲伯之子。其子弓。嗣爲大夫。是爲子叔敬子。按聲伯。即公孫嬰齊。叔老一稱子叔齊子。春秋于世大夫。雖不加譏貶者。亦獨書其名氏而已。他如生前之字。與卒後之謚。皆削之。立義最嚴。較之傳文迥別。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管見〕此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此。既足當商任之會矣。而又從以薛伯杞伯小邾子。其

于二十年之盟澶淵者。惟缺一滕子耳。以是而會于沙隨。左傳指為復錮欒氏。乃正得其情者。去年冬會于商任。傳稱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齊侯先容之。此年秋七月。傳稱欒盈自楚適齊。必因其黨在齊猶可恃以披欒氏而復歸于晉也。而齊侯報又溯之。其意殆由十八年冬十月。晉以諸侯同圍齊。入自平陰。遂長驅偪齊都。盡焚其郭。且東侵至濰及沂。積怨甚深。而未有以報之。及茲。乃欲縱欒盈復歸。以為亂于晉。而齊乘其亂以伐之。庶得于晉。大有所挫衄耳。是時晉侯聞欒盈在齊。其亂黨之亡命于齊者。復相依附。或至煽動齊侯。使之不克終于錮欒氏也。因即是冬而復會諸侯于沙隨。以申商任之前約。亦獨冀齊侯之于欒氏錮之甚堅。俾得待罪于齊而絕迹于晉。如是而後已焉。然爾日之齊莊晉平。其講好方新。而皆主于行其譎詐。晉初以不伐其喪。市假義于齊。而齊亦旋以不知其盟。傳偽交于晉。此足知其既盟澶淵以後。繼以會商任。及茲沙隨。齊侯光特貌從而心違之。以

故此年冬欒盈在齊而齊侯坦然出而會晉一似絕無與于欒氏者及明年夏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而齊又悍然出而伐晉乃實大有所助于欒氏者然則晉之謀錮欒氏一會商任再會沙隨胡爲也哉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管見】楚大夫公子追舒以公族爲令尹當此襄之二十二年冬康王殺之傳謂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公子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討焉而殺公子追舒于朝轘觀起于四竟按殺爲重辟轘爲極刑徒因令尹之寵觀起一人遂兩殺之又即舉觀起之恃寵于令尹而多納馬遂兩轘之楚雖以法作威康王何遽淫濫乖常若此且傳于二十一年夏乃稱楚子使子南爲令尹子南即公子追舒也爲令尹者纔閱歲餘而及此二十二年冬則其寵觀

起而縱之招權納賄使人莫窺其藏而指馬以徵之亦難確信其事之實有矣竊嘗就各傳之言楚事者參互以通其意蓋此書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非楚之因其有罪以正法乃公子追舒之爲令尹懼其將不免而自戕焉罔考康王以襄之十二年立十四年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爲虞其不能與晉爭鄭乃特有事于吳也及十八年冬十月晉會諸侯同圍齊鄭伯從焉于是楚欲乘其虛而以公子午伐鄭也其先則傳稱楚子使人謂公子午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惟大夫圖之公子午明此恐其以懷安被嚴譴也乃弗獲已而伐鄭亦無功而還　二十一年夏公子午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子馮訪　申叔豫叔豫謂國不可爲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氷而　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以醫視之復曰瘠甚乃使　子追舒爲令尹夫此楚令尹者位尊任重而於軍功核之最嚴有事而敗績不死必無赦或幸免而

不殺戎旅則又以效命于社稷傷之彼公子追舒為令尹雖只厳餘而已殆不堪茫子之問于前偪公子午而伯言又悔其使為令尹時不及比于早計之遂子馮而辭以疾則其大懼罪戾之及身有損忘乎生之可戀而死之足憤者旅或酖或縊而詭稱暴病以終焉是則楚大夫公子追舒雖楚子固未嘗殺之也而楚子之使為令尹則足以殺之矣故書曰楚殺按前楚子共王嗣在位公子申為右司馬公子壬夫為令尹襄公三年冬書楚殺其大夫公子申五年秋又書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皆以其自殺也而書楚殺與此正同說見前本條下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管見杞雖夏後而國微。自杞桓公之女為悼公夫人于晋成婚姻之國。諸侯皆加禮焉。故杞伯在魯成公以前未有書其卒葬者。及襄之六年春。杞伯姑容卒。秋葬杞桓公。于是始書。其後孝公匄立。在位凡十七年。謹事晋之悼公。及今平公。其于晋之合諸侯以會盟與其伐圍。有徵必應。無役不從。值茲襄之二十三年卒。晋及諸侯使弔之。比葬亦皆使會其葬。故春秋得于此年春書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及夏書葬杞孝公。有不減于前之杞伯桓公姑容者。

夏邾畀我來奔

管見先之二十一年春正月。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畀我為之黨。雖其身未來。而邑則使庶其以之來矣。故有漆閭丘二邑焉。及茲已三年。邾子必得討其竊地叛君之罪。庶其不知所終。殆誅之也。而畀我則乘間狡脫。以是而來奔耳。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管見前二十年之秋。陳侯之弟黄出奔楚。由陳侯與其卿慶虎慶寅專。公子黄欲間之。二慶畏其偪。乃愬黄于楚。謂其與蔡司馬公子燮同謀事晉。楚討貢陳。公子黄乃出奔楚以申理。及兹四年。而楚不使召二慶質之。二慶直專。值比年夏。陳侯如楚朝。公子黄復愬二慶。楚子召之。二慶不來。而使其族慶樂來。楚子殺之。慶氏據陳以叛。楚子因使屈建從陳侯圍城。二慶治城以拒陳侯。城者板隊。慶氏怒輙殺築人。其役徒乃相命為亂。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黄。事具左傳。據是以求經旨。二慶之殺。止稱陳。不以功于楚也。二慶同時殺。而又以及字間之。殆以慶

寅、戌、臣、陳人、復、逆、捕、而、殺、之、與至公子黃自楚歸于陳、必仍稱陳侯之弟者、則以其弟、既歸、而陳侯之歸、可不待愈言、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見按經文先書晉欒盈復入于晉、則非先入于曲沃、可知矣、其復入于晉者以何、爲欲從晉都、攻殺士匄、及鞅、于其居、以報怨耳、欒盈前、好施、而得士、在齊有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之徒、在曲沃有守宰胥午、及族人欒樂欒魴與其邑人、至于常所在左右、則又有力臣督戎、並見傳、彼欒盈入晉之謀、必先潛爲約誓、故匿晉郊、乃一旦、驟集、而以晝入晉都也、然士氏之匄鞅父子、既能得大夫陽畢說晉侯以逐欒氏、又能得晉侯一會諸侯于商任、再會諸侯于沙隨以錮欒氏、則當欒氏自齊入晉、其踪跡詭秘、竄與關通豈復未由、偵知其實哉、唯是備其入晉者、如傳稱秦公以

必固宮必無害也此正士匄所早自籌定固不待樂王鮒之言而始決矣蓋固宮為前晉襄公之宮有臺觀守備士匄欲因以避患而挾乘急以告樂盈之入晉貿怨公之遂之遂托于以身從公而衛公之患也如是則使樂盈入晉之罪為益重而晉人之共援公以擊樂盈乃益力焉而樂盈則何知乎當其復入于晉聞士匄在公所恨不得而備公宮傳稱士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士匄謂鞅曰矢及公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樂氏退鞅攝句戎車從之遇樂樂或鉤以戟斷肘死樂魴傷樂盈奔曲沃其得入于曲沃者力臣督戎已先為斐豹所殺于時蓋脅午帥其邑人與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推之以入焉爾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管見]此年夏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由齊縱之使歸以亂晉乃即于秋大舉乘其亂而伐之欲報前此十八年

冬。晉會諸侯同圍齊之怨耳。然齊侯先以伐衛為名。如無意于伐晉者。然及至于衛。而齊侯遂伐晉。殆亦軍謀有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之說道歟。若夫伐晉所至。左傳謂其既取朝歌。乃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致其地名。唯朝歌太行有可徵。至云孟門為晉隘道。司馬貞曰。在朝歌東北。其他熒庭郫邵。但通指為晉邑。又所言少水即沁水。在開封浚縣古鄴城西北。皆地志所不悉載。總其大畧舉之。如今河南之衛輝懷慶並山西之潞安澤州境。同在晉鄰之東者。齊師皆肆其兇虐矣。而晉方以欒盈之亂。入據曲沃而圍之。則恐齊師報怨。必效晉之前。偪齊都。而盡焚其郛。且或分兵以解曲沃之圍。而出欒盈也。乃不以外禦齊師為務。而特以內圍晉都為主。于時齊師亦防其以怯訪敵。不敢冒求。深入。乃掇旅而還耳。及其還將出晉境。而傳末復綴耕趙旃之子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齊師。獲晏氂。東陽。杜注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今臨清州恩縣西北六十里有

東陽城此于齊之西鄙嶽㪽近齊侯伐晉晉師皆不出特伎趙勝伺其還師將即帥東陽之師追之使知晉之遂陸一小邑其果欲亦不可當有如此且追之而獲晏氂在齊之世大夫晏氂為晏弱之子晏嬰之弟而適為趙勝所獲東陽之師獲之又豈不足借以張聲于齊侯也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管見雍榆杜注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郡邑志黎陽縣有雍城即古雍榆也今雍榆城在濬縣西南十八里按濬縣今屬衛輝府濬大名府界大名東北為今臨清州晉之東陽在焉然則此年八月叔孫豹之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蓋由齊侯之伐晉者已退晉侯除令其于將出晉境時以師追之故既使趙勝帥臨清東陽之師而後使魯師次于濬之雍榆以為助因是而叔孫豹領此役耳汪氏克寬曰後昭公十三年國語記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

子曰。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定居，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于雍俞，與邯鄲勝擊齊之左，軍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還，則叔孫豹非無功于晉也。此說獨為得實。其雍榆作俞，雖拘偏旁，而字可通用。至晏氂之氂，與萊異文，而傳注亦以氂為萊音，則是為一人可知矣。但此舉為追齊師而獲晏氂，原係晉侯無聊之極事，春秋一切略之可也。乃不屑計及晉之趙勝，而猶必指出魯之叔孫豹者，亦特以帥師救晉為善名，未容盡沒而已。若夫次于雍榆之後，從趙勝之共追齊師，共獲晏氂，其功豈足云哉。

己卯仲孫速卒

管見。按仲孫速卒，其後則立羯也。夫羯以此年秋立，其明年春，即書仲孫羯帥師伐齊，是必嘗以勇見，較其兄孺子秩為強，有欲為父後之志，于是仲孫之御騶豐點問于羯而從言之，然非假力于季孫，則勢不行，故豐點為之因公

鉏以欲季孫也，公鉏亦季孫長子。雖廢而猶其父命，季孫
喜將由馬正而自為公左宰其進說當易入。維時季孫亦
欲羯為速後，猶夫己之廢公鉏而立悼子，特擇其才焉耳。
且季孫為政將謂羯之才而從為卿。必以舍秩而立之為
德。即從樂供其任使也。彼明年春之卿師從齊非其發與
如謂不然。仲孫速初雖不為後計，以遂同于季孫。及其病
而豈得無言乎。是必嘗命立秩而其欲改立羯者因其既
卒而背之且直誣為速之本命立羯也。及左傳詳記仲孫
氏之立羯者，以為己卯仲孫速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
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秩
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
奔邾。據此推度當。是季孫先授、意。于公，鉏而令其、于哭時
為此，問答故。爾若其事寔由公鉏專主。當季孫聞秩公鉏
謂羯在此遂可聽其立羯乎。至季孫言孺子秩長而公鉏
特指羯為才。並假稱速命立羯。遂可聽其廢秩而迫以奔
邾乎。若然則。公。鉏之、力。直。倍。于。季。孫。而。猶。不。嘗、矣。其何能

深信而不疑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管見八月己卯仲孫速卒其廢孺子秩而立羯者季孫主之而使其子公鉏成之故仲孫速之卒甚公鉏皆治其喪焉初公鉏之廢與令孺子秩同由季孫爱悼子而欲立之也先嘗訪于申豐者再皆不從及訪于臧孫紇則使季孫飲大夫酒已爲客既獻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至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而廢立遂定公鉏怨臧孫銜之及是而季孫欲廢仲孫之孺子秩以立羯公鉏爲仲孫治其喪見臧孫紇之入哭甚哀多涕仲孫赤惡臧孫則以是爲特傷孺子秩之奔邾而不及居喪故然乃遂誣臧孫紇之于仲氏將謀逐羯而名孺子秩大與季孫觸忤即以激怒季孫而使逐臧孫也事詳傳中按傳衛首稱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其則

門之故則謂臧氏將以私甲入仲孫遂之門欲逐羯于衰穴而名孺子秩于邾使為喪主乃得葬焉以是直揔其將為亂而不使我葬耳其將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備也即戒其家之甲以備季孫之攻臧氏也已失計矣傳後稱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辟穿藏也將葬仲孫速而擬借人于臧氏以除葬道豈誠役之不給而出此哉亦欲使臧氏聚徒于道即可引為將作亂之徵也而臧氏遂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觀之正夫為隧正掌徒役者得為臧氏所使則聚徒必衆其自家至東門往觀亦明其無嫌于仲氏而已而復以甲從已與前之戒于家為一心蓋失計矣仲氏乃乘此又告季孫度必稍其聚徒東門名為助除葬道而其甲從已而觀之即將還自東門以攻仲氏之門而作亂也季孫信之即命攻臧氏益攻之于其家耳以故臧孫出在東門不敢歸猶然以甲從已遂斬鹿門之關以出奔與其奔邾者或以仲孫之孺子秩先在邾因而從之鹿門杜注魯南城東門也

晉人殺欒盈

管見〕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杜注自外入而犯君非復晉大夫矣按傳注皆確

齊侯襲莒

管見〕襲莒之役以前之十八年莒子同圍齊故爾杜注春秋書襲者此特筆也不再見輕行而掩其不備曰襲按禮記玉藻服之襲也充美也注充美猶云掩塞其華美也然則謂襲莒之襲取掩義亦足以借證矣但此條書旨須重顧齊侯二字左傳載齊侯遂自晉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為莒邑齊侯乃自門焉因之傷股而退是不當特書齊侯襲莒以為人君之大戒至于從齊侯之大夫莒杞殖華還一號杞梁華周傳言二子遁于莒子莒子致而

伐之殺杞梁他書亦或以爲戰死其于華周則不詳所終惟孟子書中由齊人淳于髡謂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則二子之從齊侯襲莒其皆以戰死可知矣然齊侯既傷其股從二子之戰死固其分耳更何俟並加稱說爲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晉見前之二十年夏晉平公會諸侯盟于澶淵則以爲得比于悼公之同盟于雞澤而成霸矣于時魯亦因其十八十九二年晉能爲魯報齊且報邾遂以霸主事之凡霸令五歲而朝三歲而聘故二十一年春正月公如晉始朝也及茲二十四年春距公之朝時已經三歲于伯令當聘乃特使叔孫豹如晉聘耳不得牽引他故爲辭

仲孫羯帥師侵齊

管見 左傳謂仲孫羯侵齊晉故也高氏閌中之曰齊之伐
晉魯使叔孫豹救之次于雍榆無功于晉故仲孫羯至此
復帥師侵齊為晉報焉蓋懼晉之疑也按叔孫豹之救晉
次于雍榆本由晉令其後會趙勝東陽之師追齊師而獲
晏氂何謂無功惟其功不足稱故事見于傳而經則畧之
夫魯既以救晉追齊師獲晏氂是克如晉令矣又何懼于
晉之疑而必復以今年之侵齊為晉報哉竊意去年冬齊
侯襲莒莒在魯之東南鄙齊侯傷股而歸或取塗于魯境
以趨從提其師不利在莒無所剽掠亦或過魯而不能恭
其繹騷乃特使仲孫羯帥師以往伺其所止舍之處而便
之與用侵于齊地伺有必使之狼奔鼠竄而後已焉者是
乃此年所書仲孫羯之帥師侵齊也與至于仲孫羯方嗣
父在喪而輙用之以帥師侵齊則季孫之志也前之十六
年傳云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
勇去之以為之名速子羯殆有父風季孫以為才值去年
仲孫速卒季孫主于廢孺子秩而立羯亦即今年春尋令

帥師侵孤國，翼其急有以自見而為之名也云爾。

夏楚子伐吳

嘗見襄十四年。楚子昭初即位改元，是年秋，即使其令尹公子貞帥師伐吳，蓋以先君之不得志於北方，由吳路從來，不能然所牽掣耳。其公子貞伐吳之師，傳稱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師不能進，因是無功而還。未幾公子貞卒，公子午為令尹。襄十八年，使之帥師伐鄭，亦無功。距得謂其能任伐吳耶。二十一年，公子午卒，使薳子馮為令尹。薳子馮以國不可為，偽疾辭之，乃使公子追舒為令尹。二十二年，公子追舒慣而自殺。其書楚殺者，以楚令尹位尊任重，於軍功核之最嚴，亦怵於楚子，將使伐吳，終不免以敗績而至殺，無赦耳。於是楚子復使薳子馮為令尹。薳子馮不得更辭也。及該二十四年，薳子遷計十年中易令尹者凡四人，率與前之公子貞未有以異，故此年夏之伐

吳則欲自將以督令尹及其士卒將使之無可遷延退縮以期必克也然春秋亦但書伐吳而止其卒之無功而還者以視前公子貞之師師伐吳又吳以異乎至其無功之故傳稱楚用舟師不設軍政是殆不然吳習於水其舟師當較楚爲盛且楚以舟師伐吳必將出江漢以直趨吳都矣楚其敢遽謀深入若此耶今偕觀明年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十二月吳子遏伐楚門於巢則知楚子之伐吳仍從陸路出舒巢以東耳必無用舟師者若夫楚之軍法最嚴凡軍帥敗績如前城濮之大夫得臣鄢陵之大夫公子側皆無活理則所以處士卒者可知於此而謂其軍法廢而不設是無賞罰之差惡可信乎總之楚非吳敵爾日之勢固然也吳自太伯以來十九世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壽夢即吳子乘乘卒立長子餘祭餘祭即今吳子遏也彼楚之巢邑亦早聞吳王勇知其能軍者舊矣豈得易之以觀於楚南風不競已爲晉師曠所逆卜楚之王弱又爲國人申叔豫所習知當此自將伐吳其不至楚子之敗

續者曾幾何哉。但曰。無功而還。僅當以爲辛矣。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管見日有食之。有同又。謂不當食而食也。食之而既。則尤爲失常。又甚者。通春秋所書。凡三見。前桓之三年。宣之八年。此襄之二十四年。皆以秋七月食既。惟桓三年之七月朔日。爾在壬辰。其宣八年及此襄二十四年之七月朔日。則並當甲子。

齊崔杼帥師伐莒

管見去年冬。齊侯襲莒。傷股而退。其大夫杞殖華還遇莒子。皆戰死。故於今年秋。齊復以崔杼帥師伐莒也。但春秋於此指言崔杼。其意欲見齊侯之先襲莒。初亦令崔杼從及是而乃專任之耳。蓋去年冬之襲莒。由其秋之伐衛遂

伐晉而還也左傳詳敘其初出伐衛之師先驅為前鋒穀
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以次前軍成秩御莒恒申鮮
虞之傅摯為右公之戎車則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
乃公之副車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左翼曰啟牢成
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右翼曰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
右大殿屬後軍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
駟乘則四人共乘殿車也傳之具載此者言爾日之齊侯
光令舊臣不用而多任武力有如斯焉爾故自衛將遂伐
晉崔杼方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
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則崔杼雖從齊侯其不親伐晉之
戎事可知矣及齊侯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
庭戍郫邵封少水皆由武力之臣惟所驅役則齊侯當以
舊臣為不足賴也師還使崔杼監國齊侯不入乃復謀襲
莒以報其十八年同圍齊之怨焉及莒邑且于齊侯覘偪
其門適以傷股而退明日期戰於壽舒其大夫杞殖華還
亦先以武力顯者乃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

遇莒子戰，舒死，齊侯歸自莒，憤甚，急思伐之，猝難自恃凶，不獲已而使崔杼帥師，則仍用儀臣也。然崔杼之伐莒，傳特稱其侵莒邑介根而還，經並畧之，則以齊侯之命以伐莒者，殊不相副。彼崔杼無君之志不已，可概見哉。介根，杜注莒邑，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已。洪邁計斤縣，如淳曰：斤音基。今膠州西南五里有介根城。

大水

管見 此年以秋書大水，則秋登之穀皆為所淹沒，故於冬再書大饑，以著其災之甚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管見 春秋書日食之失常，未有如襄公此數年之甚者。前之二十年十月日有食之，值二十一年，其日有食之者忽兩見於九月及十月。昨二十三年二月日有食之，至此二十四年，其日有食之者復聯見於七月及八月，其七月且

虫食之而既彼日食失常
之甚豈得更有加於此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管見]是年秋八月諸侯會於夷儀晉為主以視前之盟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其首掛公會晉侯即繼以齊侯者此獨缺焉則自公之來會而晉侯遂會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並及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其為謀合十二國之師以同伐齊亦欲比於十八年冬之同圍齊者必可知矣夷儀本邢地在今順德府何衛文公滅邢則衛地也左傳云會於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此據上書魯之大水推出按之為雅益十八年之圍齊入自平陰今平陰與東平州僅近禹貢於徐州稱東原底平集傳東原漢之東平國晁氏曰東平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然則魯有大水齊

之平陰以東豈得免乎是於師行不便故此秋八月之會於是假晉侯本以伐齊徵師於諸侯而師不及齊則春秋但以會書而止其於傳言將以伐齊者不克悉並具於公穀中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晉光自襄之十三年楚子審卒子昭立十八年晉會諸侯同圍齊鄭伯以師從楚將乘其虛而使公子午帥師伐鄭卒之無功而還及玆二十四年楚子以蔡侯陳侯許男再伐鄭亦因晉欒盈前出奔楚後適齊齊縱之復入於晉入於曲沃使亂晉齊侯因其亂未定而伐之晉不敢出乃竊料晉勢衰替嘗不能更謀與楚爭鄭矣於是楚子自將並合素服於楚之蔡侯陳侯許男幷力以伐鄭也然春秋亦但書伐鄭而已其無功而還又何嘗有異於前之公子午哉至左傳推原伐鄭之由先稱齊侯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是猶未得見也而遂稱楚子使遠啟疆如齊聘且請會

期則何緣而致楚子之情狀若此又楚使在齊齊侯開有晉師遂使陳無宇從薳啟疆如楚辭且乞師辭以辭其會之不得如期也會楚子猶未有期而輙使人乞師楚之師可易乞乎益不知齊侯之安所恃而若操之券矣若夫晉之會於夷儀以謀伐齊傳既稱其因水而不克則晉師當罷而諸侯亦各反其國矣及其冬而傳又稱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次於棘澤諸侯還救鄭然是時晉師既罷初不待楚之救齊其諸侯皆反國亦無從得還而救楚之伐鄭也其尤有疑者如所稱楚子還自棘澤使薳啟疆帥師送陳無宇是楚子不獨急齊侯之難其於齊臣亦復講衛之矣豈信然哉

公至自會

管見 晉會諸侯於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是固未嘗伐齊也使會於夷儀而已故公歸而亦但書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管見〕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杜氏預曰。黨名惡之也。王氏樵曰。宜咎陳大夫鍼子八世孫。其後在楚為箴尹宜咎。按前隱公八年。鄭公子忽如陳逆婦陳鍼子送女。此後昭公四年。吳伐楚箴尹宜咎城鍾離。杜注宜咎為楚箴尹。即陳大夫鍼宜咎也。以襄二十四年出奔楚。夫鍼宜咎本為陳大夫。春秋於其出奔楚。而但書名。是削其爵以絕之。不可復稱陳侯之大夫矣。此其先之黨於慶虎慶寅。尚何待明言哉。

叔孫豹如京師

〔管見〕左傳於此條。只稱齊人城郟所由來。未及指明。即眹言叔孫豹如周聘。且賀城。遂終之曰。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按郟為王城。即成周之城也。後之昭公三十二年冬。經書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因參曾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矣此年之城都
亦城成周而何以不書且諸國皆無有城之者齊人胡能
心乎王室而自以獨力城郟哉又是秋之八月晉侯會師
於夷儀以伐齊亦阻於齊之水而不克進遂還度齊人當
此雖或志期城郟以求媚於王亦莫得率其徒以犯齊境
之水使之遠趨周役而遂及冬以告成也從可知傳文之
失實蓋有之矣再觀國語所載言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
將毀王宮王欲壅之以太子晉之諫而止按靈王之二十
二年乃襄公之二十三年也穀洛二水名王城之水以洛
為大故成周亦稱洛邑穀水本小而忽以去年盛出與洛
相敵其激怒有鬬象焉亦非其常見者然王方欲壅之可
壅則未至於氾濫難治是不成灾也故春秋不與魯之大
水同書耳由此推度則爾日穀洛之鬬所云將毀王宮仍
非遂及毀也彼成周之城當如故矣曾何待齊人之城郟
乎惟是王宮有警於水既晦年他國初未有遣使以慰王
者至其冬而魯獨以叔孫豹如京師先之以聘因問穀洛

災故卽於其水之失常而不爲災者以進賀焉於是王恭其有禮也賜之大路亦卒有合於左傳之所謗稱者但王之五輅通稱大路特以寵諸侯耳而王乃假之以寵自臣叔孫豹賜爲非禮受其賜尤爲非禮固是而春秋必諱之特書曰叔孫豹如京師則已也

大饑

齊曰前宣公十年秋大水其冬書饑饑則民不聊生此襄公二十四年秋亦大水其冬更書大饑大饑則將使黎民靡有孑遺矣夫災同而被災者又異凡國君之當遇災而懼顧可以一視而不加省乎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管見齊侯於襄之二十三年冬。襲莒。傷股而退。以二十四年春。師還過魯。叔孫豹復帥師侵齊師。齊侯皆欲報之。故於二十四年秋。既使崔杼帥師伐莒。及此二十五年春。又使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也。惟崔杼前事靈公環。嘗爲成之宋年。與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同盟於虛朾。專政柄。嘗瀕二十年。而後靈公卒。靈公先許嬖妾戎子之請。改立公子牙。遂徙太子光於東。及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既卒。光殺戎子。執公子牙於句瀆之邱。是則太子光之終得爲齊侯。嘗微崔杼之力。不及此。光初即位。以襄之二十年改元。其夏六月。晉會諸侯盟於澶淵。二十一年。及二十二年。晉復兩會諸侯於商任沙隨。齊侯光皆與焉。齊與晉亦云備矣。但二十三年夏。晉有欒盈復入於晉。入於曲沃之難。齊侯災以其秋自將伐衛。遂伐晉。崔杼諫之。弗聽。師自取朝歌。入晉。人不出。齊侯遂於晉都之東境。得逞志焉。以爲此視前之左右靈公時。晉與諸侯入自平陰。以同圍齊者。足相當也。師還。齊侯不入國而更自將襲莒。並不

今崔杼弒之。凡事由齊侯之專任武力而廢舊臣故然耳。崔杼於此亦熟料齊侯光之不可相輔以終也。因陰懷異志矣。至齊侯之襲莒。身傷而戰士死。收其餘卒以返。又復爲衆所侵。志在必報。而惟覺自將之犯難而行。非可常恃。乃復以師授舊臣。在杼使得帥之以先伐莒者。亦即得帥之以伐我北鄙與。然崔杼凶人也。既專斷將弒。非逆謀前能直遂。鄭公廢光之命而擅立之。後豈不能反從靈公廢光之命而徑弒之乎。公子牙之既執已歸。爲有昔曾成之十六年叔孫僑如出奔齊。齊之羣公子叔孫還納僑如之女於靈公。嬖生景公杵臼。舉之以興可矣。但有廢乃得驟興。亦惟弒乃使卒廢。此事勢所必然。故是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啓見】此崔杼之弒其君光。其故當以穀梁合左氏傳參之。左氏謂崔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是殆然矣。其族稱莊

公通焉數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則未必然蓋棠姜之美聞於齊齊臣若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文襄伊僕堙者皆以勇力爲公所嬖幸逢君之惡從於昏亂則棠姜之美亦或以告齊侯殺梁傅謂莊公失言將淫於崔氏夫所稱失言者亦獨於其嬖幸之臣無所避忌與之私語而露其情耳於時齊別有賈舉左傳加侍人二字以辨焉齊使嘗鞭侍人賈舉也而又近之常在側崔杼謀弒齊侯光而不獲間侍人賈舉乃爲崔子間公殆即[illegible]其將淫於崔氏之言以告崔子也而崔子遂欲成其躬削巨室淫肆不君之名以弒之乃稱疾不視事亦即使侍人賈舉偽餂於齊侯所嬖幸之八人以速齊侯之果來焉耳因是夏五月乙亥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據此足證莊公之於姜氏初未嘗得通也又何至有數如崔氏而以崔子之冠賜人哉嘗齊侯之歌以命姜氏也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崔氏之伏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及於廟弗許皆曰君

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爲干掫以行夜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此詳見左傳然則初觀穀梁足以正左氏之誣卒觀左氏足以補穀梁之略不可一闕也至於齊莊被弒左傳稱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此事本絕奇易啟人疑按王制言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齋戒受諫又言太學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至周官大宗伯之屬有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其初不與士齒者及不貳事而須精其業不移官而獨擅所長則得與下大夫上士同列從可知古之太史必有世守其官以號爲專門者如左傳所從稱之南史氏是已南卽爲其氏也諸侯之太史其大夫士雖卑於朝而數亦稍減要必於世守此官之家擇其後之廉正明練者或授任或備乏皆以太史爲通稱焉故此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而齊

之太史相繼書崔杼弑其君者崔子先連殺三人而後乃舍一人皆兄弟也其何能相與以死守職必期書法之不隱哉是殆為南氏之子而同舉南史氏為之父者與南史氏不以名見而以官係氏稱南史氏其為齊之良史父矣後益以老致仕里居齊郊而其子之官太史者凡四人及是而書崔杼之大逆聞崔杼直殺太史遂執簡以往為其既書乃遂然則苟非既書亦必死其舊職而斷不容書法之或隱矣此視前此晉董狐之書趙盾其所遭為崔杼之肆於殺則欲為良史已極難而南氏又以一父四子皆必使崔杼受惡而不避其殺則舉家相濟為良史而尤極盛也若夫崔杼弑其君齊之臣或死或不死左傳於死者無餘辭而獨於晏子之不死者曲為之辭語意多覺未安眾纂深云齊莊之弒晏嬰謂其為己死而非私暱者不敢任其説非是宋之殤閔其死不為社稷而孔父仇牧豈二君之私暱耶莊公被弒之禍嬰固早知之矣納欒氏則以為弗能久伐衛晉則以為憂必及預策其必敗以示先見

之哲而一旦有事則假社稷為重而自明其不必死使天下之貪生而忘義者皆得藉口以為苟免之計畔道傷教安可訓也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聖人許其清晏嬰齊之公族世為國卿與亂賊並立於朝而不聞有討逆之謀其負慚多矣胡氏安國以賈舉等從君於昏不得以死節稱引晏言以證之非通方之論也謹錄之以昭春秋正旨。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管見〕去年秋八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則此年之夏五月再會於夷儀蓋自年秋八月而晉與諸侯早定之矣此會惟闕杞伯杞既非晉所藉賴且為晉

悼夫人之母家。雖從役之偶踈。亦不討也。晉及諸侯既會於夷儀。豈猶是去年秋之將伐齊而以水不克哉。然卒未聞其伐齊者何也。以此年之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其先光君靈公。有嬖妾子。為景公杵臼。崔杼立而相之。盟國人於大宮。丁亥。葬莊公光於士孫之里。距其被弒之乙亥。纔十三日。傳稱晉侯在夷儀。齊人以莊公之既弒說於晉。使隰鉏請成。自晉侯以下。皆有重賂。志欲其定崔杼所立之景公。而並欲使立景公之崔杼。終得相景公也。晉侯許之。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丘。卯景公與盟而崔杼亦從景公於會。是實有以成齊之亂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管見〕去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傳稱其伐鄭之師。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故於此年夏六月。鄭公孫舍之帥師伐陳。其即以是月壬子得入陳者。益以先之五月。鄭伯會晉師於夷儀以伐齊。未及還。而忽有鄭大夫公

孫舍之之師，師伐陳，則適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也。因是伐陳而遂以入陳耳。入則必取，是又有不待言者。在鄭之公孫舍之，亦謂足報陳師井堙木刊之怨，從師以決陳若至。僖言所從入陳之處同，宵突陳城。林注以突為穿，乃杀夜以穿突陳城而入之，謂何容易耶。及鄭師入陳，又言陳侯扶太子偃師以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乃免。其狀果至此乎。若夫陳侯既免，且言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且抱社主以示服。鄭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公孫舍之執馬羈而見，再拜稽首，承觴而進獻，欲明不失臣禮也。此等情事，可概信為實然哉。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管見】是年夏五月之會於夷儀，初無崔杼所立之齊侯也。至此秋八月己巳，同盟於重丘，則統稱諸侯，是實隱以齊

侯。厠入其中矣。其盟不却齊侯，豈復譏及立齊侯之崔杼。哉。從何知此盟之稱同，特由晉侯之意，以為此會十二國之君，皆願盟齊侯，而非涉於私焉爾。致桓公二年春，宋華督弒其君與夷。二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以成宋亂。夫所謂成宋亂者，成殤公篡代與夷之亂，並成華督弒君，而復為殤公太宰之亂也。今襄之二十五年夏，齊崔杼弒其君光，擅立景公杵臼而相之，其與宋之亂，庸有異乎。然前之成宋亂，猶以四國會於稷，及茲之成齊亂，則以十二國同盟於重丘。其世變將安極耶。凡經文之特書同盟，皆譏其假方伯莅盟諸侯之禮以稱霸耳。夫欲成已之霸，而誇詡同盟，既使諸侯並罹於僭踰矣。若欲成人之亂，而誘托同盟，不將使諸侯羣陷於悖逆哉。故下書公至自會，與他處之因會而盟，亦但書至自會者，雖似一例，而此年之書至，言會而不及盟，則直云為公諱之可矣。若會於夷儀，無崔杼所立之齊侯，可言也。同盟於重丘，有崔杼所立之齊侯，不可言也。論春秋之例者，又當通變觀之。豈然杜注

齊地宗出亂。聊城縣東北有重丘。襄二十五年。諸侯會盟處。聊城今東昌府治。而濟南府德州亦有重丘城。或云會盟處。考經文。公會諸侯於夷儀。同盟於重丘。夷儀今順德府地。去東昌為近。自夷儀涉齊境。則其地當在聊城。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管見。夷儀為衛地。去年秋八月。晉侯會諸侯於夷儀。今年夏五月。晉侯復會諸侯於夷儀。皆為欲伐齊也。及齊崔杼弒莊公。而立景公。厚賂晉侯。晉侯遂成齊之亂。而使景公列在諸侯以同盟於重丘矣。重丘為齊地。彼衛侯衎之出奔在齊。既經十二年。鬱鬱於此。故使人私請於晉侯。求以賂。行特借義於狐死首丘。不忘其本。冀得乞假晉令。分割衛之片土。以為沒身歸其骨肉之倚已耳。而猶慮密邇衛之都。將不免疑於二君耦國。乃即指晉侯再會之夷儀為之

所爲。於時晉侯怒之。其衛侯剽亦以同則而在重耳國之與語殆。亦無辭以謝也。左傳稱晉侯使魏絳克没逆衛侯侯衛侯剽與之夷儀以處之。此出奔十二年之衛侯衎適得自齊而入於衛之夷儀也哭

楚屈建師滅舒鳩

管見左傳云。楚蔿子馮卒。屈建爲令尹。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屈建伐舒鳩。吳人救之不克。師敗。楚屈建遂滅舒鳩被舒鳩與前舒蓼舒庸皆同宗。而一與國。是謂群舒屬今江南廬州府舒城縣地。介在吳楚之。又本爲楚與國而亦每貳於吳。是則叛也。楚乃遂謀滅之。自宣公八年夏。始書楚人滅舒蓼。及成公十七年冬。再書楚人滅舒庸。值今襄公二十五年秋。又復書楚屈建師師滅舒鳩。於是古舒國之分號爲群舒者。其地已盡没於楚矣。

冬鄭公孫夏師師伐陳

晉見此年夏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師師入陳矣何至其冬而復有鄭公孫夏之師師伐陳哉蓋由陳人愬公孫舍之之入陳即於是冬師師伐鄭以報其怨而鄭乃使公孫夏師師以伐陳焉爾其伐陳為愬兵特因陳師之及鄭境而伐之非鄭師之伐陳者遂至陳也去年冬陳侯與蔡侯許男從楚子伐鄭介恃楚衆則陳猶可支也今將以報入陳之怨而獨伐鄭夫豈鄭之敵乎當其及鄭境而遂公孫夏之師師以來必卻而反走也於時鄭亦主於驅之出境無使久淹於此則已遂師師以還由此言之鄭師之伐陳由陳之興師以報怨於鄭陳何嘗先服於鄭哉從可知夏六月鄭公孫舍之師師入陳前傳稱陳之服鄭者其辭曰陳侯免擁社主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公孫舍之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又稱其佐卑子產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反所載雖甚詳而皆未免於失實可不待悉辨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管見】楚滅舒鳩而羣舒亡惡其為楚與國而貳於吳也舒鳩在今之廬州府舒城縣其舒城之東有巢縣者亦為廬州府屬則春秋時之所稱巢國是已巢與舒鳩並介吳楚之交舒鳩貳於吳而不終與楚楚遂滅之則巢之不貳於吳而惟固與楚吳能不伐之乎吳子伐巢以門於巢而卒初未嘗及楚也而經文書伐楚者著其與楚為讐而因有事於巢伐巢即伐楚耳況者則伐楚之下接稱門於巢卒語意不貫至吳子之以巢附於楚如一國然繇送憤而伐之因至門於巢卒左傳指白所由以為巢人牛臣言於巢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踵其少安啟謂啟門親門謂親来攻門也從之吳子果門馮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按春秋之宕戰其君自將者君獲則師之敗績不書以君重於師也如傳公十五年冬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是其證矣夫前

之晉侯以戰於韓而被獲雖生無異於死則今之吳子以門於巢而致卒既死不可復生則書法之從君重於師而不書其師之敗績固一例也他若成公十六年夏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戰於鄢陵楚子敗績傳言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是雖傷而不至於死春秋猶得以其敗績書焉又若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子戰於泓宋師敗績傳稱宋公傷股及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傳亦稱傷於泓故也是雖因戰而傷而死在歸國數月之後春秋亦猶得以敗績書焉值此襄公二十五年冬十二月書吳子遏伐楚門於巢卒公穀二傳一稱入巢之門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一稱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要之其卒之日總不出乎門於巢之日矣然則吳子之伐楚而欲有巢雖幸不為巢人所獲當其卒而收尸以歸國之凶禍莫大乎是春秋更安得舍此而書吳師敗績也哉

二十有六年

春

王二月辛卯衛寗喜弒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管見】此前之七年。為襄公二十年傳稱寗惠子殖疾。召其子悼子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寗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經六年。為襄之二十五年。衛侯入於夷儀。蓋知寗殖之將死而悔其出君。欲使其子寗喜、復以君入而掩其罪

也乃自爽法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子鮮即衛侯之弟鱄其賢信於國人故甯喜必引之及公使子鮮子鮮辭其母敬姒強命之不獲已而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從之蓋甯氏之權勢與孫氏不敵能如公命則甯喜足以代孫林父矣因足而此襄之二十六年春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夫剽本不立雖以與於晉之盟會伐國得胥稱衛侯其君也與哉今而遇弒則直書衛人弒剽可也而亦必書弒其君若自甯殖黨於孫林父以立剽為君事之既五年至殖卒而喜嗣其卿仍與孫林父相依附以剽為君而事之又更七年矣然則衛之弒剽不可正指為衛國之君而於衛甯氏之甯喜顧安得不以其所弒者為其君也哉甯喜之弒其君剽果何所恃以子鮮之賢國人信之而甯喜引以為助則國人之信子鮮者皆相率以與甯喜耳國人與甯喜則不與孫林父於是甯喜之弒其君剽孫林父不能救而尤自懼其不免也此甯喜方弒剽而衛之孫林父亟因之入於戚以叛與

戚為孫林父之私邑。稱入。謂自衛都。而逃於私邑也。傳辭乃言孫林父先在戚。於入字不合。其曰叛者。亦斥孫林父之入於戚。仍向所弑之篡君。而不顧旋當復歸之舊君也。此時孫林父未聞其奔晉。又恐得泥傳辭而指其以戚如晉之為叛哉。是年春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越四日甲午。衛侯衎復歸於衛。凡諸侯不生名。失國則名。茲值衛侯復歸於衛而必書其名曰衎者。若其前之出奔齊。以逮今之復歸於衛。其失國凡十二年。將使之不忘既往之。有可鑒。而並以致方來之尤加警。皆憑此一書名之例。為之怵惕激勵也夫。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管見〕左傳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夏中行穆子荀吳來聘召公也按襄之十四年夏孫林父逐衛侯衎而立公孫剽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於戚以成衛之亂自是剽之篡立既歷十二

年。而伯襄公二十六年。春。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於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於衛。甯喜相之。彼孫林父不獲保其君剽。急自全而入於戚以叛。亦非藏身之固也。其心還計前之會成以定剽之立者由晉主之。則衆今之弑剽以告於晉。即挾晉名諸侯而有以討衛也必矣。以晉自度。非能強言衛侯衎不當復歸。不討衎可。直斥弑其君剽之甯喜實當討其亂乎。於是晉為孫林父名諸侯固以名公。故此年夏。春秋書晉侯使荀吳來聘。傳敘其所由於當時情事極審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晉見此會不及衛。則其為欲謀討衛可知。但首稱公會晉人。當一讀。其因會而聯稱鄭良霄宋人曹人。又當一讀。然後以于澶淵三字頂上會字一串說。乃為得之。蓋首稱晉人者。人晉侯彪也。左傳實之以晉趙武。非是。觀上書晉侯

使荀吳來聘特以台公及會於澶淵而晉侯不至所會者惟趙武是當諱公不書以殺其恥矣而春秋乃不諱公不可決其會晉人者實為會晉侯哉至於人晉侯之意則固其名公以及諸侯獨為孫林父討甯喜耳孫林父之無君欲立剽則逐衎甯喜之無君欲復衎則弑剽皆衛之亂臣也而晉侯乃謀協力於一亂臣以攻其所不容兩立之亦為亂臣者則君道全乖非惟不足以主諸侯將並不足以主晉矣可無削其爵而稱人乎當是之時晉侯為會于澶淵自公以外無親至者鄭伯則使其卿良霄而已他如宋公及曹伯或舍卿而使其大夫或雖為卿而名不聞於諸侯皆莫得與鄭良霄比數則獨聯稱宋人曹人以繼於鄭良霄之後是又因其分固宜然非有貶也或疑傳稱宋向戌可據以實宋人而不知其失實者亦與其以晉人為晉趙武皆未審耳宋為公爵向戌為宋正卿宋公未嘗援於鄭伯宋卿向戌豈得後於鄭卿良霄也耶此其不然決矣惟計[illegible][illegible]平公即位當魯襄之十六年至十八年而會諸

侯同圍齊。齊服於晉。乃有二十年之盟於澶淵。是豈不謂。得繼悼公之同盟於雞澤者。以振霸業哉。顧之二十一年。及二十二年。由晉欒盈出奔楚。旋復入齊。晉侯兩會諸侯於商任沙隨以錮欒盈。晉之不能已。可概見矣。因是二十三年。欒盈復入於晉。入於曲沃。晉亂。齊侯乘其亂而伐晉。晉人不敢出。其帥師救晉者。惟魯一叔孫豹。他無與焉。諸侯不皆稔知晉之失霸矣乎。至二十四年。晉欲救齊而會諸侯於夷儀。水。不克。二十五年。復會於夷儀以卒代齊。崔杼弒其君光以說於晉。厚賂晉侯。晉侯遂聽崔杼之弒君立君而相之。使告諸侯。皆罷師還。倘謂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觀此君會有罪之言。魯亦指其霸令之失而非之。況諸侯乎。故於二十六年。晉侯以孫氏故。將討衛而召諸侯以會於澶淵。其霸令遂不得行。春秋書曰。公會晉人。若不見其為晉侯者。以下書鄭良霄宋人。曹人。皆代其國君以來會。而宋公復不使卿乃使其大夫。與曹亦有卿而特當大國之大夫者。

一。倒以此較前之。盟於澶淵。既為大相遠矣。即遍求之盟。澶淵之後。而欲比諸會商任。會沙隨。及會於夷儀。又會於夷儀。亦皆不可得也。其衰替至此。浸將不能主。否更安望其能主諸侯哉。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管見 春秋直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則併稱合左師向戌及寺人惠牆伊戾者。皆阿順宋公。以構禍於世子痤耳。蓋宋公欲改立其子佐。而廢去其已立之世子。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必宋公先有是言。合左師乃知世子之將不保。亦即謂其很之可畏。而惡之也。至於設為抯陷世子之舉。彼過宋之楚客為何人。太子之知楚客有何機。將享於野。而太子必請。宋公亦必許。誠屬何秘。皆莫得徵求其實。誰為造意。而使太子弗獲已於有此行耶。將行。太子有寺人伊戾。素無寵。宋公亦知其見惡於太子。乃固請從之。孰辭甚敬共。足陰黨於合左師以共傾世子者。與及伊戾至。不

淵其他。而獨有事於掘欿用牲加書。僞爲太子與楚客盟之於大。當一寺人伊戾之所能辦哉。合左師黠已沽爲術置矣。是時。大審幾客果至否。至而太子果享之否。其代行之。伊戾則騁而告曰。太子既盟楚客將爲亂以求速得君位也。宋公使視之則信有盟所及性持其書以告。宋公問夫人與左師。皆作莫須有之言以對曰。固聞之。宋公亦前謂太子很。很則必不知有君父。遂因太子。太子度惟佐能免我。召之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其辭蓋興誅之甚。而不能終日也。合左師聞之。欲遂成宋公與佐之意以僨殺太子。痤因聒而與佐語。過日中之期。太子乃縊而死。此其說范無措以計窮自經。從何得以很指目之。則太子縊佐立爲太子。是足以如宋公之私志矣。而其枉殺世子痤則何以逃國人之公議哉。觀左傳卒傳宋公徐聞太子之無罪也。乃烹伊戾。是欲蓋而彌彰耳。何以言之。宋公之殺世子。合左師向戌爲謀主。其寺人伊戾則於向戌爲之使也。令廢伊戾以極刑。而向戌則置而不問。亦可知宋公之

利其殺世子痤而庇之矣故春秋不使宋之臣得以分罪而特歸其惡於君曰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人執衛寗喜

會見此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於澶淵爲孫氏故名諸侯將以討衛則其僞爲會以隨矣師會於衛地之澶淵其討衛若從不由澶淵而進至衛都以討之乎討衛爲晉侯私志公亦惟命是聽他國之卿大夫又毋論矣故春秋獨人晉侯而著其討衛之執寗喜也晉侯何以獨執寗喜師必有名彼衛侯衎之復歸豈得以爲罪乎惟寗喜之弒其君剽有罪當明不可任其得相復歸之衛侯衎耳當是之時衛侯衎雖以寗喜爲德終莫敢抗晉侯而匿寗喜勢必出之以悅於晉而晉人乃以執寗喜耳既執寗喜不誅亦不以歸則於何置之蓋晉侯早知衛之石惡與孫林父相依附國命石惡居寗喜之位以相衛侯衎亦即命衛侯衎委任石惡而以所執之寗喜棄

錮終身已也觀於明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鄭聯以衛不惡而後及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以同會於宋則知石惡已為衛卿矣而觀會於宋之後衛殺其大夫甯喜亦不出於明年夏苟非石惡之為衛卿舊黨於孫林父而聽其唆使又孰與謀甯喜必使其執之自晉而不以歸者復莫得稽誅於衛而遂殺之也哉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管見】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其請伐鄭之故以為襄之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而欲報之此殆以下書楚子蔡侯陳侯伐鄭遂牽合而為之辭耳按前之鄭伯從晉伐許距今已十一年許男甯無如晉何亦無如鄭伯何久似置焉若忘矣何至一旦恚甚輒如楚而矢捐命乞師以伐鄭乎竊意伐鄭為楚子之志許男甯之與蔡侯陳侯其服從於楚者特比於縣公楚子召之使親受教令或從與比

至楚。而許男甯預有疾。未幾日而卒於楚。是亦事之所有者。其卒時爲襄之二十六年。秋八月壬午。故及其冬而楚子特以蔡侯陳侯伐鄭。許男甯。則以其殯歸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管見〕楚康王昭即位及襄之十八年冬。楚使公子午帥師伐鄭。繼之二十四年夏。楚子自將以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值茲二十六年冬。楚子仍自將而以蔡侯陳侯伐鄭。特因秋八月壬午。許男甯卒於楚。故不及從之。凡皆楚子之與晉爭鄭。雖當二十八年冬之死期浸偪。而其志終未已也。夫豈緣許男甯之乞師於楚而卒。將必徇其請哉。但楚子之卒有此舉。究莫能以得志於鄭也。蓋鄭之倫楚者。主於不戰而守。楚雖得逞得掠。其何有於摧敵以誇克捷乎。故春秋亦但書伐鄭而止。與前之而伐鄭同旨。無功而還耳。

葬許靈公

一書也。許與蔡陳皆從楚。則許男甯之卒。諸夏自蔡陳而外當無會其葬者。而此於楚子蔡侯陳侯伐鄭之下。獨書葬許靈公。則獨謂楚子之伐鄭。而使人會其葬耳。原楚子之意。殆亦因許男甯卒於楚。特加之矜恤而致禮於葬乎。非也。蓋楚子伐鄭而卒未能服之。若直號為與晉爭鄭而與兵。則大夫宜從以示威於晉乎。惟借詞為為許報鄭而成班[illegible]則猶可。以見德於許矣。討許男甯在位四十五年。自成公時。鄭屢伐許。而許遷於葉。實賴楚以圖存也。及襄之三年冬。晉荀罃師師伐許。十六年夏。晉荀偃復會叔老衛甯殖宋人伐許。鄭伯且自行。以會晉師。皆許男甯之銜恨生前沒將求洩者也。及是冬而將葬楚。楚子還自伐鄭於道中使人會其葬於許焉。是必以其伐鄭之舉。令許之嗣君告於殯。亦即自矢為無貳。以世服於楚也。與

二十有七年

春

齊侯使慶封來聘

〔管見〕二十五年夏齊崔杼弒其君光立景公杵臼而相之是時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於夷儀將卒伐齊齊人厚賂晉侯於是秋八月已巳諸侯同盟於重丘以成齊亂而景公位定崔杼亦終相之從可知此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特以拜重丘之同盟焉爾於魯有聘則他諸侯之前既同盟者其有聘不待言矣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

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晉見左傳以此會爲欲弭兵是矣但其謀出於晉趙武非由宋向戌也向戌特爲趙武之使焉爾弭兵之名何緣而設蓋趙武以晉楚爭霸師旅迭興亦惡其獨苦故然若使晉霸於北楚亦霸於南無所用爭即合南北諸侯之大夫相從於會以結其好且因會而重之以盟使有信而不渝焉此視諸侯之會盟其事畧同而以大夫代諸侯之會盟則其事亦易集至於諸侯之大夫皆輯睦而無虞詐則晉楚一視紛端不開兵可以弭諸侯將安然無事矣惟晉欲已爭而約與楚並霸以是爲號則不可因特假其名曰弭兵也其弭兵之說謀之自晉若即使晉臣以告楚一似晉不敢與楚爭而乞和於楚者然乃緣宋有左師向戌善於晉趙武亦善於楚令尹屈建於是趙武使向戌如楚告之度楚之必許也亦即使之轉告於陳蔡許之從楚者並周告於鄭衛曹魯之從晉者皆不煩諸侯親至獨遣其大夫

來會而已其會所先定於宋所來告之向戌即為之地主云以故此襄之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是將推以共主盟之大夫也其他大夫之著聞者則有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惟許曹之大夫較微乃並人之以是而會於宋宋向戌固以[illegible]而春秋叙列所會之大夫於宋向戌獨不書者[illegible]其外交趙武以宋卿而從晉役將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是其志固在名也乃即直削其名以深譏之

衛殺其大夫甯喜

[管見]去年秋晉人執衛甯喜不以歸則令禁錮於衛而以石惡相衛侯矣及今年夏初未聞其釋甯喜而使復為大夫也乃忽書衛殺其大夫甯喜則大夫為前職而傳叙其殺之之由曰甯喜專公患之不亦亟乎至其指稱殺甯喜者為公孫免餘殆其人矣惟主謀者實屬於孫林父之石惡陰遣公孫免餘以殺之衛侯弗與知耳當其既殺甯

喜。傳末帶言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亦足偕以見石惡之。主謀殺甯喜者。更巧於掩飾也。然春秋先書衛石惡。會於宋。乃接書衛殺其大夫甯喜。石惡何從得見甯喜之尸。邪。因是而進求一說。謂公孫免餘之殺甯喜。石惡使之乘其出會於宋之間。而後殺之。將盡滅其主謀殺甯喜之迹。則可以對衛侯。而不致以學其所德者。旋受怨也。其險很詭譎若此。彼石惡之名惡。公羊直斥為惡人之徒。亦允。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詳見前衛侯衎出奔齊其弟鱄從之經十二年衎有悅於為衛之君。鱄則不愧。其為衛侯之弟。矣去年冬衛侯衎復歸於衛。先由衛侯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即鱄也。公使鱄往。鱄辭焉。其母敬姒強之。乃以公

命告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於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侯衎復歸於衛無何晉人討衛執甯喜使衛石惡代之石惡遂潛謀殺甯喜而甯喜旋殺於時衛侯之弟鱄亦嘗與甯喜約言也故不懼乎且所懼者又非徒以罹害而已爲衛侯之母弟或不圖以其身免而至從於大夫甯喜之殺是使其母敬姒大傷厥心而衛侯益不可以爲君矣此其貽之累者不已重與以是莫能安於衛而必出奔晉耳其出奔之後傳稱托於木門杜注木門晉邑穀梁傳云織約邯鄲則木門當在邯鄲之境今邯鄲屬直隸廣平府距晉都極遠距衛都仍近是其托於木門初非以晉爲仕國矣而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者爲求仕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遂自矢終身不仕凡皆鱄之依依不忘衛侯獨永懷親愛於異國以卒成其爲弟之稱故春秋特書衛侯之弟以嘉之惟傳又推敘所由誤以殺甯喜者爲衛侯鱄特怨其無信而出奔晉遂至不鄉衛國而坐試思鱄之從衛

侯於齊者十二年行如一日其心豈忍出此也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管見豹不氏一事再見卒則名此其例也至總舉九國之大夫必冠以諸侯者以弭兵之說本為諸侯約言自當指出耳且爾日之大夫皆不免於專以大夫盟即可無用諸侯之盟是無君矣故春秋特指出諸侯欲以懲大夫之無君者使猶覺其必有君也君臣之分與夷夏之防皆不可以不謹如此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傳訓晉楚爭先歃亦勢所必至由此以推盟時之歃血有先將盟而為載書其國與大夫之名氏亦有先不容惟是初之自夏來會以待盟凡大夫在會者之次其班位又早有先楚當無一不爭晉復何一不從哉故春秋於其始會而即正之皆書叔孫豹會晉趙武而乃及於楚屈建比趙武之與屈建亦無足軒輊惟以先晉後楚者使諸侯之大夫

皆得凜然於夷夏之防焉已矣於會有防則盟亦視此猶之稱大夫必冠以諸侯所以明君臣之分也於盟有分則會亦視此皆互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管見衛石惡主謀殺甯喜衛侯銜由甯喜而始復國德之必怨石惡益亦志於殺也石惡知不免乃狡脫而出奔耳其出奔何獨於晉因石惡之代甯喜以相衛侯即得與於宋之會盟者皆本晉人之故也

邾子來朝

〔隱見左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按小國以時朝大國，皆說猶時事，是時事，爲常事耳。春秋例不悉書，其書者必有爲也。邾子悼公即位已十二年，值茲襄公二十八年夏，其以時事來朝者，前未嘗書，而此特書之，則何爲乎。殆以六年之會盟於宋，諸侯不與，獨合諸侯之大夫以成晉楚之並霸，此實從來未有之變局，亦足以駭聽矣。而人則會盟之始，晉大夫以弭兵爲名，夫非小國如邾者之所甚慮，及會盟之終，楚大夫已約晉楚之從交相見，乃僅爲小國如邾昔之所懼矣。駭聽之餘，兼以喜懼交集，乃特以時事來朝其得謁於盟於宋之叔孫豹，周詢爾日之情狀，繼深以惡其詳無忒，謂晉趙武使向戌爲會於宋，僅彌夏五月而展邾悼公至，則因會而盟。邾子不已與叔孫豹俱在宋與而不然也。就傳推之，先言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齊慶封儕於崔杼。至則必會。經惡得不列其名。且陳

須無為陳文子前值崔杼弒其君光惡之而去齊詳見論語此會適從何來耶不寧惟是併既稱丙辰邾悼公至下復稱戊辰滕成公至皆莫得侵為實然也凡小國之從諸侯會盟者自莒子而下則為邾子其他若滕子及薛伯杞伯小邾子皆從之經文孰不臚舉其國爵乎惟昨之二十七年夏為會於宋而重之以盟不煩諸侯故至於秋七月辛巳春秋但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絕未嘗有一諸侯參處其間邾子安得無因至前也哉邾子然則滕子可知

秋八月大雩

［管見］非其時而大雩為禱災也其禱災有二而魯之用大雩則一者蓋大雩饗帝必配以山祖田祖為神農故禱旱災而祈甘雨則必因之又神農號炎帝故禱蟲災而祝秉畀炎火則亦必因之也凡蟲災莫甚於蝗所謂螽者是矣

昔在桓之五年。書。秋。大雩。仍聯書。螽。非以螽之正或耶。未衰乎。又初及襄之七年。書八月。螽。復於八年。書秋九月。大雩。非以螽之繼起而不絕乎。然春秋更有不書螽而但書大雩。亦屬衛蟲災者。則此二十八年之書秋八月大雩也。按蝗之為螽。其子則揖蝝。蝝由先秋之螽遺卵於土中。得煖則復生。惟其冬有雪壓之。乃入地深。而不能出。遂值此二十八年。春無冰。則二十七年之冬無雪。尚何待言哉。冬無雪。是為行春令矣。禮記月令謂仲冬之月。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所目為蝗蟲者。當猶是宣十五年冬之蝝生耳。然蝝為蝗子。蝝生即是蝗。生不必異名。可也。度其終將害稼言之。有不遂然為敗。而可先決者。彼魯之君若臣安能見及此乎。是徒知其春之無冰。初不省無冰之前。其冬有蝝潛滋繼不虞。無冰之後。其夏有螽大作也。及秋殺方成蝗蟲為敗耗。斁下土。與旱魃為虐。正同。因是而於八月大雩。要亦奉行故事而止。蟊賊蟊疾。靡有災屆。雖不卒。書冬饑。饑胡併而免焉。

仲孫羯如晉

管見　左傳謂仲孫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杜注：魯晉屬，故告晉而行。此並據下書十有一月公如晉立言。按之為確。

冬齊慶封來奔

管見　前當襄之二十五年夏，齊崔杼弒其君光，立景公而相之，以慶封為左相。是足知崔子之弒君而更立君，慶封必與謀也。故慶封亦以崔、慶為一家云。惟左相莫能專政，慶封俟欲滅崔氏而代杼焉。其屬大夫盧蒲嫳亦竊窺其隱，徒以不得閒而未發耳。及襄之二十七年，由杼之子崔成以有疾廢，請老於崔邑。崔子許之。時有棠無咎為棠姜所故夫之子，及東郭偃為棠姜之弟，相崔氏，並私於棠姜所出之子崔明，為崔杼所偏任，弗許成之請。崔成與母弟疆

欲殺之求助於慶封。一再告。慶封應二子。二子遂殺東郭偃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以見慶封。慶封曰。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攻崔氏。既克。殺成與彊而復盡俘其家。其妻棠姜縊而死。崔子歸。則無家矣。亦縊。崔明來奔。慶封。於是當國。一夫慶封之滅崔氏。因其志也。而實先由崔氏父子躬往速之。豈不奇哉。而不可謂奇也。方二子成彊之以家故告慶封。慶封語盧蒲嫳。嫳對曰。彼國之害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子何病焉。是非凶人。亦猶有正論乎。及亂作而棠無咎東郭偃已殺。崔子駕將適慶封告之。且自說其諸氏有福止。余猶可。然則身為大逆之終。必滅門亦未始不先見矣。若夫慶封當國。踰年而未竟。當此襄之二十八年冬。慶氏繼崔氏滅。因是而齊慶封來奔也。彼慶封者。好田而嗜酒。以政委其子慶舍。舍謂盧蒲嫳。嘗忠於乃父。封攻滅崔氏。欲引嫳子盧蒲癸以自衛。癸前事莊公。遭崔子之難出奔晉。慶舍使反之。癸臣於舍。有寵。妻以女。癸復言於舍。亦反前同出奔之王何。既至。使二人執寢戈

而先後之擬戈為親近兵杖而使執之舍之命已在其常握矣蓋盧蒲癸之言復王何特為莊公之被弑慶封實嘗於崔杼其陰欲滅慶氏者猶是癸父嬖之謀滅崔氏并序以為國之禦焉且是年冬慶封田於萊齊侯當嘗於太公之廟慶舍蒞事癸與王何將乘是以殺舍焉舍女為癸之妻稱盧蒲姜乃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盧蒲姜止舍弗聽遂如公及嘗盧蒲癸自後刺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而死慶封歸自田伐及內宮以弗克遂來奔夫不殺慶舍則慶封不至來奔殺慶舍而不有盧蒲姜之言則慶舍亦將不能殺獨念盧蒲癸以婿而手殺其妻父盧蒲姜更以女私於婿而啟以必殺其父則又何其怪哉而亦無足怪也並為天之所棄而已觀慶封之來奔不容於魯復奔吳吳勾餘予之朱方聚其族而居焉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穆子一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以此證諸

昭之四年楚子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而盡滅其族亦如前滅崔氏之盡得其家也天道豈或爽哉因據傳文所叙述撮其要而槩論之

十有一月公如楚

管見左傳云爲宋之盟故陳氏傅良曰舉魯以見其餘也義蓋乎此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管見左傳稱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不書禮也又稱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按之多於情理爲遠所疑不可勝辨而傳之爲此說者殆以下書乙未楚子昭卒乙未距甲寅四十二日不得同在十有二月乃以甲寅天王崩爲誤而臆定以甲寅先二十日之癸巳與若然則癸巳又當屬十一月而其書天王崩者不惟甲寅

日誤。而其十有二月亦誤矣。日誤。月亦誤。魯史何以為史。春秋之因魯史。又何以為春秋耶。

乙未楚子昭卒

附見呂氏本中曰。此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孔穎達以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耳。按是說較之左傳為得實。但查古來置閏之成法。如令時憲書所載。以六十年為率。逆推之至於一百二十年。初不見有閏十二月者。則又不能無疑。洞更參之。竊意楚子昭卒。本在明年正月之乙未也。以楚子僭然稱王。及昭而有宋之盟。諸侯皆奔走楚廷。幾於二王矣。觀公之十一月如楚。至明年正月。猶在楚。夏五月乃至自楚。是因楚子昭之卒。於正月乙未。故久淹於楚耳。公然則傳於此年十一月稱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蕉

其氿渭未有楚喪先有天王之喪必當舍楚而如京師也哉惟春秋則於此年十二月既書甲寅天王崩即繼此後四十二日之乙未楚子昭卒書於天王崩之下所以寓尊周黜楚之意益深曲矣蓋惟天王稱崩崩取山象小雅天保篇頌爲壽者亦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則壽終而稱崩非取山象而何惟山在蒐崩則四方震動時當十二月甲寅天王崩遂以明年正月乙未之楚子昭卒但據日之干支聯及之使若同在於此年十二月然是則楚雖小子而式宏大其臨以天王而為之覆蓋屈壓者以視山下靡捐之於壞一撮無以別焉惡得容其苟延月餘必於二十九年春王正月乃書乙未楚子昭卒也耶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管見〕去年冬十一月公如楚欲及此年春王正月以朝楚子也值楚子有疾未得朝以是而公在楚耳假而楚子疾病遂以是月乙未卒距天王崩之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凡四十二日楚子無王春秋不欲其與天王紛年月並書乃不計年月而但以日辰之必迴六甲乃自甲寅下數而至乙未因其先後以為抗抑低昂使諸侯猶知仰奉甲寅天王之喪為至尊亦即由以爽視乙未楚子昭之喪為包末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管見〕公之往還於楚者七月矣此年正月公在楚楚子昭卒傳稱楚人使公親襚及楚又稱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西門之外皆事所必有惟去冬從公如楚之宋公以脫身先歸不與焉夫魯為周公之後其朝以有道稱乃不克奔天王之喪而以如楚遭楚子之喪其親襚及親送葬竟無異於奔天王之喪則當此夏五月公至自楚其為包

蓋忍恥者。尚可言乎。凡皆以宋之盟
盟之晉趙武。及戌是盟之宋向戌。皆
向戌。之以楚子卒而棄盟。得奉其君
公以反。不至卒為楚之所屈辱焉爾。
故然也。然則前此是
罪人矣。所猶幸者惟
宋

庚午衛侯衎卒

管見襄公二十六年。春二月甲午。衛侯衎復歸於衛。經四年。為襄之二十九年。夏五月庚午。衛侯衎卒。子惡立。

閽弑吳子餘祭

管見胡傳穀梁子曰。閽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閽以刀弑之。亦邇怨之失也。按此近刑人及邇怨二義足盡春秋

示戒之旨。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管見 杞女為晉悼公夫人。生令晉侯平公彪。是杞乃其母家也。杞城壞。而以此年夏五月。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特由晉令。故爾其會中無邾人若或以其來稍後。不及與諸國大夫同日受功。則但餘一坪以遺之。故是月之城杞有邾人。而是月之會城杞無邾人也。至公穀二傳皆人之下。所以邾人參入。似與經不合。然通觀其義經不書邾人既可見晉人之主於城杞其屬役之嚴急。不能待傳

並書邾人。尤可見邾人之從於城杞。其共命。之恪。謹。無敢違。不亦互相足乎。惟此所城之杞為晉平公之母家。則周所封為杞伯者。在今河南開封之杞縣。與下書杞子來盟之杞。為二耳。蓋杞子非杞伯。其國爲周以前之所封。而周亦不廢者。在今山東青州之樂昌縣。前僖公十四年齊桓公以諸侯城緣陵。即杞子之邑也。地志亦載樂昌縣有緣陵故城。則知左傳以杞為夏餘而即於東夷者。只可指齊桓所城緣陵之杞言之。若此年晉平公之城杞。其紀為杞伯而非杞子。豈可混哉。抑尤有當辨者。齊桓之城緣陵亦城杞也。但彼城杞子之杞。以維小國。則有名。此城杞伯之杞。以為母家。則何名乎。胡傳曰。昔周平王不撫其民。而遠戍於母家。周人怨之。作揚之水以刺焉。今晉平公會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與周平王戍申之情正同。據事直書。固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管見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范獻子即士鞅拜城杞謝魯爲杞城也李氏廉曰觀拜城杞之使即私情之不足以令諸侯可知矣按經書晉侯使士鞅來聘其正義止乎此

杞子來盟

管見此杞子非杞伯其國在魯之東皆屬夏後則與杞伯爲同族者惟杞伯之國乃令晉侯平公之母家而晉庇之遂至會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魯使仲孫羯從此役焉故晉侯之拜城杞亦旋使士鞅來聘也士鞅方來聘而杞子即復來盟以來盟稱知其非魯之志而杞子之志矣杞子何志亦謂因晉士鞅以乞盟於魯盟必成盟成則與魯爲好而杞庶得安耳如是則晉侯所爲庇其母家杞伯者不兼有以庇杞伯同族之杞子哉度小國之委曲圖存亦弟趨已而出於此以此揭杞子來盟之志似爲近之

吳子使札來聘

〔管見〕此年夏五月，方書閽弒吳子餘祭，而其下書秋九月，不書，以秋七月，則知吳子使札來聘，在秋前，其事與九月不隔月矣。胡以緩於喪，而急於聘，乃至此哉。考吳子乘一名壽夢，有子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末，季曰札。壽夢以札為賢，欲立之。札辭不可。乃立長子遏，遏立十三年，以伐楚門于巢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餘祭立四年，當今襄之二十九年。其夏五月閽弒吳子餘祭，其稱閽弒者，實奇而駭聽。發閽以刑人而供賤役，為世所棄，更何所圖，而至行大事乎。意者其弟夷末殆不免於速求代其兄位，故餘祭遂為其閽所弒與。當是之時，札以夷末嗣為在喪之君，其言於夷末者，必謂吳有殺人，當卒究謀逆之首惡，而夷末以與閽乎。閽弒餘祭之故，其命於札者，乃謂魯為宗國，宜先求遏喪之舊禮，此札之所由以來聘也。作如此說，而其使札來聘者，但稱吳子，則

實為新立之君而非已弒之餘祭不言可知矣惟杜氏預定以此吳子為餘祭謂其既遣札聘而後遇弒札以六月至魯初未聞喪也故其書來聘與常時未有喪同然是年夏五月已書閽弒吳子餘祭中間夾入晉會諸侯之大夫城杞及晉士鞅來聘與杞子來盟凡三事乃追書先之吳子使札來聘以死君而同於生君之不名讀者惡知吳子之實為餘祭乎總之餘祭弒必以此吳子為夷末書法乃順若夫夷末之立猶是在喪之君未及改元而遂指其國爵為吳子者欲著其追欲成君之志固然而初之閽弒餘祭其端必始於夷末意亦見矣至於札之來聘以名稱胡傳謂其讓國階禍故貶之討前諸侯之所使來聘者豈嘗有稱字之例耶其讓國階禍之說余氏光指為加非其罪而輕於絕人亦允又杜氏謂札實公子不書公子者其禮未同於上國是固然矣而於春秋不書公子之旨猶有未盡蓋吳與楚皆僭王號其公子皆稱王子不並削其公子不足以懲其僭稱王子也此較吳王之貶稱吳子為更

嚴矣。其例非專為吳設。亦非專為吳之札設也。抑尤有當辨者。如左傳所載。初不定指吳子為誰。而札獨於所使求聘之季札。鋪張炫飾。殆因其有賢名。而附會之耳。以請觀周樂論使工歌風雅頌。盡三百篇而無一遺。由是而舞周之象武。以上及大濩大夏。託於虞韶。其樂人甚夥。且不知當日幾何。魯君臣能徇其請而使札得徧觀乎。至於樂每一於。皆以所見為之論贊。嘗即而求之。如詩之國風首二南。總以始基為美。於大意亦得。其終豳風也。則僅說七月一篇。稱樂而不淫。何以能該他如邶鄘衛三國。總說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可證者惟衛風淇奧之美武公。而已。餘何據。既又謂唐有陶唐氏之遺民。思深而憂遠。亦況拘速辨所云。有如是耳。此外。庸有合乎。王為周之既東。有黍離之作。是蓋所稱思而不懼者。與。然亦無足美焉。齊秦並存於周。是所當抑。乃復一則以為大風。一則以為夏聲。其詩訓已。斷非是。且二國之詩具在。究何由得。而想見其概也。魏早亡矣。取其儉。卻云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鄭與陳。過存。而

於鄭乃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於陳又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胡以言之不祥竟至此若非自鄶以下無譏焉札之可譏當更有加矣詩以雅頌爲博大淵微而札之美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此特與變小雅近之其正小雅未有所屬又大雅亦分正變札復舍其變者而獨論其正者乃曰廣哉熙熙曲而有直體解意既曠且單指爲文王之德其於詩之所言后稷以下矣爲悲若忘哉及卒爲三頌形容其盛昔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亦似與其言大雅之曲而有直體同而更增之以叠句曰通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以是謂爲札之獨有所領悟則然欲取以踰諸人吾知其難矣歌詩既訖因進而觀樂舞四代之樂札謂文猶有憾亦未深知其至德也武湯功德相符於武美其盛而猶慊於湯有慙德以難諫之易傳何云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哉惟禹之勤而不德受順禪則札之

所謂無憾者矣然猶未以為至也至觀舞韶箾乃曰德至矣哉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夫就不侔為韶之定論但論語云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而後歎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史記以三月為學之三月至聖且然札雖賢頓能得之於一旦乎左氏代為之辭其如天如地二語亦本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一語衍說耳其采必通韶樂能以了然於心者了然於口也耶觀樂之後傳更紀其歷聘諸邦與所見卿大夫殷勤告語亦皆憑空結撰未可信為實然當其在魯說叔孫豹徵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其憾為已甚及齊謂晏平仲速納其邑與政乃免於難適鄭謂子產必為政宜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是皆晏平仲子產之所熟計而優為者而札乃如哉之以其所不及何居已高而視人之卑也至衛見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說之其人大半見於論語經聖言品目以為衛多君子可矣以為未有患也豈

其然與自衛適晉將宿於戚聞鐘聲而譏孫林父之當灌而樂已可不必又旋稱林父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此其無燎火矣既至晉說趙文子武韓宣子起魏獻子舒此三族者其皆君子之徒乎何以說之又說叔向將行謂之曰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斯言也若使札反以自核可不謂好直耶可不亦思免於難耶然則傳之失在浮夸本作意以表札之為賢乃轉以過情而成札之未足為賢已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管見齊高止高厚之子也由其先太公之曾孫公子高而齊乃有高氏至高傒相桓公始盛越二世及高厚爲當襄之十九年齊侯環有疾命廢太子光而立公子牙使高止之父高厚傅之及秋七月齊侯卒崔杼擅立光光執公子

牙、崔杼輙殺高厚。是時。齊之近當。不容。有厚之子為高止、甚。至二十五年。崔杼復弒其君光。立光之庶弟景公。杼自而相之。以慶封為左相。二十七年。崔杼之家禍。以語慶封。慶封使盧蒲嫳討之。遂殺其子成彊。而盡俘其家。妻棠姜縊死。崔杼歸。則無家矣。亦縊。而齊之崔氏亡。慶封當國。二十八年。慶封以好田嗜酒。委其政於子慶舍。舍引盧蒲嫳之子癸以為衛。癸前事莊公。以崔氏之難出奔。既反。得事慶舍。知崔慶為一。遂與其徒王何刺殺慶舍。為莊公復讐。慶封歸自田。亦無家。以故來奔。而齊之慶氏。亦隨崔氏滅矣。由是景公以前惠公之後為公孫竈公孫蠆者。任以政。寵謂之二惠。高其於高厚之有子高止不聞復加録用。欒施既澌。十年。久抑於崔慶二氏。而叟繼以公孫蠆公孫竈之二惠。與崔慶同。彼宜復知有高氏乎。並自令以往。齊因猶有。而高氏也。如公孫蠆之父。亦稱公子高。而蠆之子彊。已緣其祖易氏為高彊矣。齊有公孫蠆之後為高氏。則終無望前高傒之遠傳為高氏者。可與並峙也。在公孫竈之

於兩高氏不卒成為偉一而藐一哉高止當此雖以失位微弱不敢萌叛亂之謀亦未免於多怨望之詞也以是開於景公而景公即令公孫蠆公孫竈逐之此高止所由以出奔北燕也與其但書高止者亦見其未得為大夫以從政耳至傳言出奔之故謂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恐非其罪也若夫所奔之北燕范氏寗曰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按燕本名公奭之故封其後裔或分據之有如晉與曲沃之比也雖南北異號以為皆姬姓而不以姞姓參之亦可惟春秋惡一國兩君所書北燕者自此及昭公時凡四見而南燕無之說者謂桓十二年公會宋公燕人盟於穀邱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其燕人皆謂南燕立論極確益燕之自來非二國燕稱北燕其地國偏在北加北字亦通至別稱南燕而與北燕為敵則削南字而獨稱燕非以燕與之也亦不許其分據而總歸之於故封云爾

冬仲孫羯如晉

管見左傳云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是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士鞅即范叔也其冬魯以仲孫羯如晉報聘仲孫羯即孟孝伯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管見高氏閌曰公踰年在楚楚郟敖新即位故使薳罷來聘以報之張氏洽曰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楚人行霸主之禮非晉乎趙武之罪而何哉按前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至二十九年夏五月公乃至自楚其間值楚子昭卒傳稱使公親襚複送葬至西門之外其禮與古諸侯之於王喪何以

與。焉。楚之僭王號者已久。則此新立之楚子郟敖。以茲二十年之春正月。使遠罷來聘。謂因公於楚康王之喪爲已勤。而以禮報之。直是。行。王。禮。矣。豈惟行覇主之禮已乎。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愭見自宣公十八年。蔡侯固立。及茲襄公三十年。凡在位四十九年。矣。是時世子般當已壯。欲速有其君位。不能待故弒之耳。至左傳叙所由來。謂蔡侯固爲世子般娶於楚通焉。般弒蔡侯。此蓋世子將行大事。而先設爲中閨曖昧之。故。以甚蔡侯之淫而不父。宜有子禍。因是。而。當時。如鄭子產者。亦早。有。所。聞。而。與其。在。廷。相。告。語也。夫豈誠然乎哉。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詳見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胡傳云或以為共姬女而不婦非也自世衰道微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按伯姬之死於火傳說亦據其所傳聞敘而斷之究其不言之隱自襄之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伯姬為其嫡祖母不能救正遂無意於人世値此年夏五月甲午其舍火起於夜是殆伯姬之心所禱祀以求而惟恐不得者乃自入室扃門端然待斃猶欲從先君共公以終於貞順承祭已耳在爾日雖使保傅之母俱在豈復有因左右之請而為之出舍下堂者哉此說先於成公九年二月伯姬歸於杞詳之取以合看可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王子瑕奔晉

〔管見〕襄二十八年十二月周靈王崩子景王貴立及茲已改元二年矣景王有母弟佞夫其庶弟王子瑕欲改立佞夫而易景王殆以靈王太子晉聖而早卒景王固非同於太子之必當立易之無不可耳初靈王未崩傳稱靈王之弟儋季卒季子儋括既除服將見靈王入朝而歎其意亦因靈王無太子而有太子母弟貴及佞夫難必作其誰能為之興事乎是必得一有朝權者主之而後可於時單公之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知之入以告靈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靈王曰爾童子何知弗聽及靈王崩立景王儋括以王子瑕陰懷改立佞夫而易景王之志亦有權遂黨之以為亂況因周之舊邑逐邑大夫成愆蕃欲據之以興事也

然前此儋括之歎於朝而單公之子以告於靈王者景王豈不聞之哉即其奉景王之周大夫又豈不聞之哉於是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凡五大夫定謀不治儋括之亂而惟殺王弟佞夫使之無可推諉則以大夫亦景王之所親聞而不之禁者與故春秋特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其臣之從殺則從畧焉稱弟杜注云以惡王殘骨肉也此其罪矣佞夫殺其謀立佞夫者不奔而何以免於殺乎其奔非一人傳稱括瑕廖以總之括為儋括瑕為王子瑕所謂廖者但以名見前文未之及而於此帶出度即為儋括之黨也括黨於瑕而廖亦黨於括是何待於悉數耶故春秋特書曰王子瑕奔晉其從之皆從奔則從畧焉奔不言出杜注云周之無外也此其例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管見〕魯女適他國者前惟紀叔姬書卒亦書葬紀叔姬然亦未聞其使卿也此叔弓乃叔老之子其位為卿而使之

葬宋共姬。則其意為加隆矣。宋公固逆共其夫人從之，亦循常例。而此特欲總伯姬之賢行，盡括之於一共字。中轉覺前書葬宋共公，猶是強名。今書葬宋共姬。乃誠非虛號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管見 前鄭伯蘭有十三子，靈襄嗣位，餘十一子。子然、子孔、士子孔，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族亦微矣。故惟良氏、游氏、豐氏、印氏、及罕氏、駟氏、國氏。以有族而大稱七穆焉。鄭良霄為良氏。字伯有。以上卿執政，汰而侈，其駟氏有公孫黑字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與之爭政有隙。及良霄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良霄謂其世為行人。不得辭。公孫黑曰，可則往，難則否。何世之有。良霄將強使之。公孫黑怒將伐良霄。大夫和之。以公孫黑及良霄盟。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適以長亂。禍未歇也。爾時良霄夙嗜酒，為窟室夜飲，擊鐘焉。及旦，家臣之朝者至。

不得見皆還既而良霄淵鄭伯則又將使公孫黑如楚歸
而飲酒醉公孫黑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其家以良霄出
奔及鄭之雍梁酒醒而後知之遂奔許鄭大夫聚謀所以
處良駟之道竊憑罕駟豐三家本同母兄弟子產爲國氏
稍国僑嘗就直助彊以與駟氏之公孫黑共攻良氏而附
於罕氏豐氏也子產乃歛良氏之死者而殯之遂行其印
氏之印段亦義子產而從之行子皮圍罕氏也稍罕虎不
惡子產之私於良氏特自止之子產入印段亦入皆受盟
於公孫黑之駟氏矣又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太宮盟國人
於師之梁之門外皆稔知良霄之出奔許必將旋謀自許
而入於鄭也已而良霄果潛入於鄭因子羽之後之羽頡
不列於七穆而爲鄭馬師者用襄庫之甲以伐鄭伯之舊
北門公孫黑則以其兄公孫夏之子駟帶率國人以伐之
遂殺良霄良霄死於羊肆凡皆罕氏子皮及國氏子產陰
爲之謀必使良霄之爲良氏者遂即於亡而後已罪惟於
殺良霄之時不與其事故傳辭猶稱駟帶率國人殺之經

文則並削駟帶而但書鄭人也鄭人既殺良霄良氏亡子產猶僞為歛時之誼襚良霄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良霄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與前此欲良氏之死者而為之殯其用意正同豈誠不欲良氏之亡乎哉不寧惟是此年冬罕氏子皮授國氏子產政子產曰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此其相為恃賴者矣踰三年為昭公二年鄭殺其大夫公孫黑蓋以其與游氏之公孫楚爭室楚以戈擊之傷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歸使吏數公孫黑之罪而殺之此其先不嘗盟公孫黑乎盟公孫黑而鄭人殺良霄良氏亡良霄既殺而又殺所盟之公孫黑使駟氏亦與良氏俱亡是治子產所稱為政莫如猛者必兆不避親暱以立威有如此夫

冬十月葬蔡景公

管見蔡久服於楚，中國諸侯皆外之，嘗無會其葬者。自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於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於是約言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交相見則其從晉楚之諸侯，亦必交相與矣。但此年夏，蔡侯固卒。其冬十月，葬蔡景公。凡在諸侯，先嘗使其大夫與於宋之盟者，豈復得謂蔡久服楚而外之，可不會其葬乎。似蔡侯固之卒，實為其世子般所弒也。劉氏敞曰：君弒賊未討，不書葬，此乃春秋之常。湛氏若水曰：鄰國諸侯不討弒君之賊，而公然會其葬，諸侯之罪與般均矣。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管見此會於澶淵，為宋災故，其意出自魯耳。魯因夏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以火災卒也。是本無可挽回，惟令之

霸令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叔弓為
魯卿而使之如宋以葬宋夫人共姬亦獨著其於諸有加
而已至於宋之災若使得諸侯之以弔禮哀宋災不惜
破格用情如札喪之賻襚之如凶荒之賙委之如師役之
犒禬之則猶有補於宋矣於是魯以宋災告諸侯即期諸
侯之大夫會於澶淵以議宋災之故亦誠有如左氏所稱
謀歸宋財者故為變故指災言亦為變故指救災言魯之
意亦誠善矣然何能必得之於諸侯耶前此二十九年夏
晉使荀盈會諸侯之大夫城杞其會者如魯仲孫羯齊高
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皆大夫而卿者是必臚舉
其名惟以下曹莒滕薛小邾其大夫較微乃並人之及茲
三十年冬會諸侯之大夫於澶淵為宋災故是非晉之志
乃魯之志也晉志得行魯志將不得行矣故其時諸侯之
大夫來始不來會而卿無一至者觀春秋特書晉人齊人
衛人鄭人與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無以
別則皆大夫之微者耳豈能因之以決事哉度惟是相觀

與言唯唯諾諾而去更何待他日之不歸宋財乃見此會於澶淵之為虛而諸侯之於宋災故亦各漠然也那慼之此衆未審以何卿主之苟非前會於宋之叔孫豹亦當為會時城杞之仲孫羯焉不然則必猶是葬宋共姬之叔弓矣而春秋特隱其名殆因魯之為宋無補任所使任事之卿其心愧恥直若無地可自容也歟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管見何氏休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杜氏預曰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邵氏寶曰魯襄公作楚宮而殁叔知其必死衛出公效吳言而子之知其不免妖尊見乎四體固其然哉按三說已盡經旨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管見傳言襄公薨無嫡嗣立其妾敬歸之子子野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是為昭公穆叔不欲以其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也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據此則有公子裯之不哀而子野之毀其賢益見說者可不必更以滅性少之湛氏若水曰春秋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視子野之傷者何如哉聖人書之其感深矣孫氏復曰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葬不地降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

管見仲孫羯為仲孫蔑之孫仲孫速之子速為大夫四年卒羯嗣之至是八年亦卒嗣以繼皆為世大夫與季孫叔

孫氏撕三家及春秋之終而未已焉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管見陳氏傅良曰前隱公元年改葬惠公衛侯來會葬公不敢見春秋之初猶秉周禮也降及成公十年晉景公獳之喪公弔焉亦已卑矣晉於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雖為霸主未有君會其葬者也眎當襄公二十八年葬楚康王昭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是滕子會葬於魯是春秋之季也會葬猶可奔喪則又甚矣

按此斟酌時勢立言最為有識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管見〕前文公十八年冬十月書莒弒其君庶其不稱莒人非無人也為其行同鬼蜮終莫得而蹤跡之耳若此襄公三十一年十一月書莒人弒其君密州雖得指之為人而究不可名則莒之國人也忽相與蚌攢蟻聚獨見其貨繇有徒而已夫人為莒人莒君密州則其君也而何以遂弒之哉據傳文所載莒君名密州亦號犂比公初娶齊女生去疾又娶吳女生展輿犂比公愛展輿乃立之為世子是時齊女所生之去疾當即出奔於齊矣時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其所立之世子展輿必嘗撫其國人而國人附之也及犂比公復廢展輿使不為世子則國人失望糾合其衆以攻莒君犂比公之名密州者弒之欲立展輿以為君其朝臣懼援衆怒亦曲徇衆情乃扶廢世子立之以成其亂亂乃定然莒子密州之先廢展輿必令名立出奔在齊之去疾也因是而朝臣使人潛逆於齊齊亦使公子鉏納去疾故展輿立數月當昭公元年之秋七月莒去疾自齊入於莒未嘗阻於莒人而使不得入也言展輿出自吳女

以其病入而出奔吳。亦未嘗何於莒人。而卒。不出。何也。然則莒人於其君之二子。果何德而何。怨哉。其所由弑其君密州者。彼以其虐焉爾。觀於廢立其子之故。先以偏愛而立展輿。遂忽於廢去疾。後以愛弛而改立去疾。又忽於廢展輿。以其心之傲狠任意於其子。然則民之。為其所虐必可知。矣彼當當莒人。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未見世。子展輿之虐。則與衆立之。不堪其君密州之虐。則與衆弑之。遂致通國之人皆陷於大逆無道。不可勝誅。賊非遠。而法盡廢穀梁之答乎。傳於其末曰。書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罪何在。謂在鉏也。買朱鉏杜注。亦密州之字。